大金弔伐錄

大金弔伐錄四卷不著撰人名氏其書紀金太祖太宗用兵克宋之事故以弔伐命名蓋當時故府之案籍編次成帙者也金宋自海上之盟已通聘問因天輔六年以前舊牘不存故僅於卷首一條略存起事梗概自天輔七年交割燕雲及天會三年四月再舉伐宋五年廢宋立楚所有國書誓詔冊表文狀指揮牒檄之類皆排比年月具錄原文迄康王南渡而止首尾最為該貫後復附以降封昏德公重昏侯海濱詔書及所上各表而終於劉豫建國之始末所錄與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詳略互見不識夢莘何以得之考張端義貴耳集曰道

君北狩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金主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集成一帙刊在搉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云云此書殆亦是類歟然要是意存忌諱未免多所刊削獨此書全據舊聞不加增損可以互校缺訛補正史之所不逮亦考古者所當參證也永樂大典所載未分篇目不知原本凡幾卷今詳加釐訂析爲四卷著於錄

大金弔伐錄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史部

失名

與宋主書

天輔七年正月[illegible]其已前者軍上不留[illegible]

天輔元年十二月宋主遣登州防禦使馬政[illegible]出之兮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敗就[illegible]討遼之後[illegible]雲兩京地土。二字原倒依吳本乙轉與原本校語合願畀下邑按金史太祖紀載此書內所取燕雲兩京地土八字作昭入契丹漢地六字餘並同二年正月乙巳宋使馬政回遣索多報聘與宋約夾攻燕西二京隨得者取其地若出國所取卽不在分割三年夏四月丙子朔使南宋索多回按金史太宗本紀事繫六月同宋使趙良嗣。同字依吳本補與下文一例及其子宏來索多見受宋國團練使官上命杖而削之南使回遣貝勒錫林赫嚕

等同往四年二月己亥使南宋錫林赫嚕等回同宋使趙良嗣王暉復以所請燕西二京地界書來六月庚午朔遣宋使趙良嗣等回以所獲上京今臨潢府是也同知蘇守告按三朝北盟會編作蘇壽吉與宋且約夾攻取燕西二京地如約議十二月丁卯朔宋使馬政復來請燕地命如前約六年夏四月壬辰○吳本作壬寅遣閻克坦烏齊高信格使於宋七年正月己卯與宋書略曰往歲越海計議興兵夾攻每有克獲所得者取後違此約獨乘遼勢已衰始行侵討而乃反被追襲聞軍帥劉延慶等已坐責罰又燕京僭號普賢女按普賢女即遼燕王耶律淳妻蕭氏上表再三乞請稱有南兵入城力戰破之殺戮殆盡歸命上國願為附庸猶存大信以先許宋人之請若彼能如元約夾攻克捷則事在

不言既此間得而分付理應有報是以宣諭趙良嗣等合取時貢銀絹共准一百萬貫良嗣等言奉旨幷請西京路地界若不從所請止得燕京即納二十萬匹兩設猶未允更加綾二萬疋外不敢擅加今相度燕京諸州土廣人衆今取與未決豈可輕易便行分付請抽退臨邊士卒按以上俱係原起事由即所載正月己卯一書亦僅存其略自二月癸卯以後均就原書年月排次始見詳備

答宋主書 天輔七年二月十九日

二月癸卯遣貝勒尼楚赫道喇爲宋使副以烏凌噶思謀爲議事答宋主書曰來書云所言代稅物貨并事目所載色數價值交割月日處所與畫定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置榷場事並如來示所諭備悉美意外今年合交銀絹稱候到依

契丹舊交月日交割特異元書理合一就重念春農搬運不易曲從來意其銀絹請自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春律在中冀膺多福今差貝勒尼楚赫道喇爲國信使副及思謀充議事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書起處尚有使軺薦屆榮訊洊承既增歲敘之優深悉善隣之意俟成誓約永保惟和二十八字此本疑闕

白劄子與書同封

昨者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舊漢地州縣時止許燕京及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度收復○原本只作即無就字今依吳本辞爲彼不能取致本朝自行撫定

又差趙良嗣等來議稱燕西兩京已曾計議緣爲西京不在許限只許燕京所轄六州來書云其西京別作一段今來又令良嗣等計議西京欲一就收復雖貴朝不經夾攻而念兩朝通和實同一家必務交歡篤於往日今特許與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并地土民戶其已西並北一帶接連山後州縣地土人民不在許與之限據所許民戶地土甚多自來攻伐撫慰將帥士卒艱苦不少今來別無再索經略請差人交割其諸事理已宣諭趙良嗣去訖來書稱契丹出沒今差人押領大軍往彼幸踏地里交割發行月日已諭使人省會所有盟誓候交割了日議定

南宋回書

三月戊午命馬同權管勾燕京事將以其地付宋故也丙寅宋使盧益趙良嗣馬擴（按金史作馬宏）以回書來三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華緘薦至契好增勤爰馳碩政之臣共著約神之誓惟兩朝弔民伐罪之舉振古所無而萬世講信修睦之誠自今伊始用堅盟載永洽鄰歡來書云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銀絹請自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並如來諭順履融和茂迎福祉今差中大夫試工部尚書盧益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充國信使閤門宣贊舍人馬擴充國信副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白劄子同書封來

所諭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并地土民戶本朝撫定備荷美意已令盧益等持銀絹往軍前賞設夏國素號狡獪唯務詐誕與昏主實甥舅脣齒之國日近上表乞本朝勾退北邊兵馬文字內指言貴朝仍自云與昏主累世姻親詢訪得知處所及稱奉昏主之命軍州及土地人民權令守護招集無使叛賊一向擄掠故夏國起集援兵屯於境上并據邊臣累奏夏國見勾集重兵廣備糧食借助昏主軍聲甚大用意非淺除已指揮河東等路整備禦遏外深恐貴朝欲知其詳所有眞本文字今付去入西京管下州縣前書已言非務廣土實欲備禦昏主爲彼此之利今若將已西并北一

帶州縣土地付與夏國則不特昏主見在天德雲內地分出沒若使夏國據黃河以東州縣必與昏主合力為害不細夏國自去歲已輒占據清蕭河清兩軍如欲與此兩處請貴朝詳度外其寧邊天德雲內已西并北一帶州縣土地合以黃河及漢地為界漢地外以北土地如欲付與他國並從貴朝（○原本並作并依吳本改）又持到誓書其間事理並依貴朝誓草

又白劄子

兩朝交往禮儀除合依見行禮儀外傳聞已上尊號今議特稱尊號以表交歡他日本朝如上尊號貴朝亦合相稱近累據河北河東帥司沿邊之州軍探報契丹昏主見在天德雲內地分出沒已逼近應朔等州繳到昏主招諭軍民補授官

職負本文字已令宣撫司移文貴朝照會及已指揮河東路遣發兵馬救助應州一帶極力備禦外請貴朝早發大軍往彼掩襲因以照應交割發行月日從貴朝所便。原本便作使無從字今依吳本

傳聞四軍蕭幹已即位號神聖皇帝改年天嗣如所傳是實所當至慮早議招捉使人尼楚赫等已待以厚禮用示誠意自此使聘往來禮數彼此並依契丹舊例亦如來諭但契丹往還舊禮有不緊事繁複者合行裁定庶彼此為便置榷場去處從貴朝所便交易並如契丹體例

南宋誓書係依草再立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誓書於大金大聖皇帝闕下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

履信思乎順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昨以大金大聖皇帝創興并有遼國。原本并作並依吳本改遣使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民戶緣遼國尚爲大金所有以自來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値物色常年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交綠礬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贓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贓罰雖盜賊不獲原脫罰雖盜三字依吳本補與後回賜誓書合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官報。吳本官作關沿邊官司兩國疆界

各令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使人往還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懽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專具披述不宣謹白

一下項物計錢九十八萬七千二百四十貫文內除綾羅錦圈線。吳本作綿不見分兩外計重二十五萬九千五百觔準一萬七千三百秤

回南宋國書夏四月壬辰復宋書癸巳以宋所增銀絹令于燕地交付壬辰係初九日

累交聘禮敦講世和復紓使傳之華克示載書之信指以萬祀昭然一言茲見繼好息民之心。原本繼作講依吳本改而得親仁善鄰之美義欲存於堅久事更宜於宣陳據燕京疆界只依兩

朝差去人員同行檢視交割爲定所云交付西京邊界并夾
攻契丹皇帝事已遣近上官員押令大軍勒於今月十一日
於彼應會仍報宣撫司凡關夾攻事件須令與差去官員計
議從長施行其邊界亦依割定領受仍已諭使人卻合有回
謝禮數并報復文字送付差去軍下官員前次議取被掠并
逃去人戶雖令宣撫司交付卻只推延不肯早行發遣至今
一未結絕必若邊吏徼功違約展轉如上不切稟從實關引
惹釁亂有失將來久結歡好若是再取如此人口亦仰所司
疾速發遣又以契丹皇帝在陰山和勒搏在奚部山谷以此
兩處勾當軍事今取嶺北鴛鴦濼坐夏相度所謀雖同如或
不艮後患地里咫尺特關貴國自餘分遣別路兵馬須是當

朝供給只據收捕和勒博契丹皇帝兩路兵馬糧食合銷米一十萬石宜早處分取月日於檀州歸化州兩處分路般送到佇俟回報炎歊在候保嗇是期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書結尾尚多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一十七字此本疑闕

回賜誓書

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弔貴國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廼者親領兵馬已至全燕一方城池不攻自下尚念始欲敦好特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民戶與之如約今承來書緣爲遼國尚爲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

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值物色常年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交綠礬一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贓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贓罰賊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官報。吳本官作關 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使人往來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懽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兼同誓約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

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准誓約不以所與爲定

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書起首尚有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誓書于大宋皇帝闕下三十二字此本疑闕又按三朝北盟會編無本朝志欲協和萬邦以下四十字而結尾尚有專具披述不宜謹白八字與此互異。

南宋國書

已上並在燕京往復

四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使車復至聘問彌殷式馳約載之嚴共著齊盟之重誠參天地惠浹神人取亂侮亡遂厎六師之績敦信明義共圖萬世之安仍睠雲中外虜昏主併沐親仁之好獲從恢復之心遠稔忱恂倍增感懌用傳于後永寘于懷兩朝著誓之後所務通懽繼好以保永世末節細故各不須較邀功生事構造之人彼此所宜

深察所云糧食燕雲兩處無可計辦今特於內地撥那米五萬石二萬石令河北路宣撫司於古北口外交割三萬石令河東路宣撫司於歸化州或應州以北道路通快處交割並于七月一日以前節次輦致前去計會貴國軍下官員般取餘事悉如來諭順綏炎律茂履純休今具勘楊璞等回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與南宋書草 係天會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所草定申乞具此理索

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并奚王府路都統達賚南路都統多昻摩節次由前後各管處所亡去張覺李石納蘇并招過及自南京回去。自字原在南京下今依吳本又張覺等邀截下郎君錫庫及撥送燕京遣發統軍司所管以上逐起職官百姓工匠及諸軍

下亡去驅使人口軍人妻室并劫掠偷遞過孳畜財物自來界具文字移牒大宋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河東雲中府經略安撫使等司燕山府代應朔武等州取索皆推註不為分白憑驗伏乞朝廷詳酌勘會兩朝誓書盜賊逃亡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及約定所許州縣所管民戶其餘色人戶並不在許與之限今據逐處奏前件因依緣由稱見獲憑驗由自推註不為分付係違負自彼顯然若只以違約推延便望休止。原本違作為止作正並依吳本改亦不誤矣所據隨處州縣因官寄客居契丹人戶并逃亡招過及上件邀回劫掠偷遞職官百姓工匠驅使婦女孳畜財物等如敦守誓約請依在邊帥臣所諜數目交付仍指揮逐處禁止乞回示

報南宋獲契丹昏主書係裏面抄自降到

六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大寶之尊允歸公授守不以道怒集人神故先皇帝舉問罪之師追眇躬盡繼述之略尤賴仁鄰之睦生獲昏王之身人心既以懽和天下得以治定爰馳使介庸示披陳遜惟聞知諒同慶慰今差復州管內達貝勒李用和朝散大夫守鴻臚寺卿知太常禮院騎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永福充告慶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與宋閹人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廣陽郡王童貫書

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

帥致書于大宋宣撫郡王閤下旣憑來信復沐使音未孚結納之誠難避重煩之議領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且兩朝之事若不互相容會須至戰爭夫如是則豈惟蕃危轉甚更恐生靈枉罹塗炭是用遣人以俟雅報益以宣撫郡王所為結約和會契義最舊況承來文若謂更有可議務在通融商量伏念宣撫郡王有輔立之功位望所推（吳本推作重）必謂議以讜言扶斯將墜與其交鋒爭戰以傷生民寧若酌中兩便為計果能如此其於貴朝非止社稷久享安全更獲兩下益固懽和然後郡王忠孝克保終始長守富貴民賴其善為天下之幸甚豈不美哉昔契丹請和之日朝廷限以遼為界不見聽從乃及今日所望取為前鑒審觀事勢與差去官員詳議定

一律正嚴凝佇膺多福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貝勒色哷美專奉書披述不宣白

牒南宋宣撫司問罪 係元帥府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書所謂領兵前去之由已載

別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宣撫使司近差寧昌軍節度使蕭慶貝勒色哷美專往理會所索戶口事所准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又據差馬擴辛興宗所說與上亦同往者大宋與遼爲鄰也因爭疆埸歲輸金帛不獲厭足遜辭添納百餘年間勤於朝聘每事姑息不可殫言想其屈志實不獲已由此而言其苦於屈辱亦已深矣幸遇我先皇帝天縱英謨神資睿略方經營天下之初大宋遣使

請雪前恥由朝廷以恩化爲務親幸幽薊才下全燕卽時割賜此朝廷所以大造于大宋使大宋不勞而立其功以伸祖宗之屈自此始也大宋皇帝感斯大義遂豈嚴誓卜於子孫久敦信約何期立渝盟誓手書稱詔搆我邊京使爲叛亂賊殺宰輔邀回戶口聖上以含容爲德取索戶口之外一無理會尚自不知悔過及於沿邊多方作過暫無自戢爲此依准所降宣旨移牒回取確實有無歸還却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豈期縱驕誇謾棄德負義如此之甚也酌其所意謂我土地之廣但得戶口縱違誓約畢竟何爲有此橫暴顯然而覺其姦回容俟至今已爲枉矣若依前索以道理實處空逗歲月今聊整問罪之師且報納土之由仍依回誓收復元

賜京鎮州縣令月二十九日起發前進須議公文牒具如前令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貝勒色呼美等前去事須牒大宋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司到請照驗先行歸還朔武等州陳其罪戾其一切聽命無違。（原本其作具依吳本改）公文回示仍請貴司自就相近親見商議容會結約如或難以依應即請剋期甚地以決勝負。（原本甚作斟無地字今依吳本）幸不疑惑住滯以至別議施行謹牒

元帥府左副元帥右監軍右都監下所部事跡檄書

往者遼國運衰是生昏德自爲戎首先啟釁端朝廷爰舉義師奉天伐罪繄爾宋人浮海計議候併遼國願割幽燕歲納金縑自依舊例先皇帝有容爲德嘉其來意置以不疑即時

允應爾後全燕既下割之如約其爲恩信不謂不多於是要之以天地質之以神明乃立誓文盜賊逃人無令停止亦不得間諜誘擾邊民俾傳之子孫守而勿失洎宸輿北返宰輔東行不意宋人貪婪無厭稔其姦惡忽忘前施之義潛包幸亂之謀遽渝誓約結搆罪人使圖不軌據京爲叛賊殺大臣邀回戸口啖以官秩反令納土仍示手詔竊行撫諭遂使京畿之地鞠爲寇場纔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援引輒相保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至追索傳以僞首既殺無辜又貸有罪不仁不恥於此可知朝廷方務含容不彰其惡但誡邊臣戸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懽好之故也彼尚飾以僞辭終爲隱諱仍招納逋逃擾及居民。原本擾及作反擾今依吳本

更使盜賊出沒爲患。原作過依吳本改所有歲貢又多愆期背恩莫斯之甚朝廷亦不告之依前催索猶不聽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況事皆已往請別計議據彼迷辭意涉誇謾至於本境行發文字輒敢指斥朝廷言多侮謗雖累曾移文。原本曾作增依吳本改悛其改過終然不悟罔有悛心矧又夏臺實惟藩輔忱誠既獻土民是賜而彼宋人忽起無名之衆輒行侵擾之事因其告援遂降朝旨移牒解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爲依應反云夏人納欵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國且料不無曲意姑行順從既出一時私恩畫與夏人則大金順從夏人已爲周至自今不煩干預自當以道里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浹羣邦彼之兩國

各蒙其賜所與之地裁之在我肯致私曲以爲周至豈期詭
詐昧於道理不爲禀從如是之甚者哉斯則非止侵凌夏國
實鬬不懼朝廷此朝廷所以罪也葢聞古所重愼者兵也兵
而無名非三代仁義之謂也其或仗順臨逆以直加曲斯用
兵之王道焉反是則甚無謂也今奉宣命興師問罪東自南
京以來西接夏軍一帶諸路並進固不獲已況趙佶越自藩
邸包藏禍心陰假黄門之力賊其冢嗣盜爲元首因而熾其
惡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謂已有天命謂作虐無
傷當其伐遼之日官軍所至有逆拒者或至傷殘皆非我所
欲爲是其自速禍敗也或有舉城舉邑以部以伍效順歸款
者前官如舊厚加恩撫立其勞績不次錄用居民則省徭役

輕刑罰各安其業諒已知悉今亦如前宜相爲鑒昔彼納平
山是圖我疆今伐汴宋是圖彼地茲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
也若趙佶深悔前非聽命不違則雖云無外且未深圖止以
黃河爲界聊報納叛之由是知自黃河以來皆係我民夫人
已有之物安肯自爲殘毀再念其民居無道之國煩傜重役
從來久矣況遭閹豎要功喜事近歲而下苦於飛輓流離道
路會不聊生今來若不預先曉告竊慮其間別有牽迷枉陷
討伐須議指揮　右下宋國諸路官僚僧道耆老軍人百姓
等指揮到日就便遞相曉示善爲去就擇其曲直審其強弱
度其逆順各以所部京州縣鎮村野邑社部伍寺觀蘭若場
山迎軍納款必加恩賞所有各手下軍人百姓僧尼道士女

冠等類一切如舊更不遷徙仍具頭領見帶名銜狀申以憑依上施行如或權不在手惸獨鰥寡以身歸誠厚爲存恤所據隨處闤市之徵山澤之禁前來須爲急務內有於民不便無名之斂仍仰所在官司開立狀申當議從便刪去仍委本處就便開具文解申報所在路分軍前照驗據已上處分條件出自至誠必不昧其神理亦仰子細省會兼已指揮南京路都統所依上施行去訖付逐處准此

天會三年十一月日

次事目劄子 係差貝勒吳孝民等持去

肇我大聖皇帝起義兵 ○吳本無兵字 弔伐亡遼燕薊一方最爲強大天兵一日忽至城下不血一刃俯首順命爰念有宋航海

遣使起初結好請復幽燕舊地即時割與惟少摘官吏强族
工役並不滿萬數徙之東行民不得已乃常勝軍相易之故
著定誓書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容納苟有違者社稷傾覆子
孫不紹曾不踰月。原本無曾字依吳本補棄德背惠手詔逆賊張覺陰
相結搆殺我四執政大臣邀迫我官民以歸歲交金幣罔不
踰時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達傳語二字深涉輕易其於
本國窮奢極侈上下相蒙恣行無道不忍多言殘虐海內人
怨神怒此天奪之鑒假手於我大金前月二十九日師次邯
鄲才有使人李鄴等將到三省樞密院。原本院作使依吳本改與後文合所
奉聖旨文牒歸罪邊臣全非當理泊審求的意方云前主自
省愆尤不敢扱負大變前月二十三日當已傳禪兩項歸過

特有不同難爲准信又李使人悃愊辭酸懇言本國君臣深自責恨前日之非但言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兼所奉宣旨如趙王深自悔過再乞懽好仰就便酌中施行宜加恕道用存大義若果能誠心悔罪重乞懽盟可囚縛首先謀取平山童貫詹度並逆賊張覺李石衛甫趙仁彥等來詣軍前謝天下罪應自北界亂離南來及南京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續次發遣前來仍以黃河爲界先請皇弟鄆王與太少宰科一員權且爲質亦候交割了絕審觀情狀別無猜忌即便遣還外歲輸金幣并賞軍物然後計議施行如或不欲依從可預爲備捍指日相見却冀端的回示

宋三省樞密院劄子 天會四年正月七日汴京城下受得下項

三省樞密院據探報到大金人馬漸次前來侵近京城欲行禦遂緣大金已差人使見到國門講和未委上件人馬前來有何因依者右差魏康劉鎬前去直至大金人馬見今盤泊去處取回文速申

靖康元年正月七日

回劄子

肇我大聖皇帝爲契丹主容納叛人阿合占大王不行交送又多無道應天順人起兵弔伐是後不忍覆滅欲與通好終不聽從直至亡國方始投降向猶釋罪特加王爵又燕京留守秦晉國王耶律淳遼陽渤海高永昌奚蕭良等各賜本部地界仍以世爵例皆執迷。原本皆作加依吳本改竟取滅亡夏國王李

乾順塔坦默爾赫並助亡遼犯我行陣未鼓而破爲能改過各復舊居分裂契丹邊土以濟其地趙宋前者航海遣使請復幽燕舊疆當此之時分白約誓同力收取爾來竟無援應行跡一旦天兵忽至不血一刃舉土向風蓋自契丹二百餘年遠近無敢回顧爰念從初結好姑務懽和即時割與恩義非輕著定誓書君纔逃入社稷傾危子孫不紹曾未踰月棄德背惠手詔逆賊張覺害我四執政大臣邀我百官更易姓名公然任使歲交金幣並不如期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違傳語二字特越舊例深涉輕易其於本國窮奢極侈上下相蒙閹豎擅權作爲奇巧尅取民間財玩至有家室懸罄人曷聊生往往弊源萬莫言一我皇帝審是數端亡盟失道上

符天心爰赫斯怒大舉天兵數路並進理當問罪面奉聖旨如趙主能悔已過再乞懽盟仰就便酌中施行當司引領大軍取幽燕一路自入貴境必爲遣使來賫御筆改責前非縱橫待命不至深入豈期直至邯鄲才有人使李鄴等却只將到省院所奉聖旨文牒又言歸罪邊臣全非當理洎詰求的意方言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扳負大變已至傳禪兩項歸責全是不同難爲准信緣差來人使不能騎馬事致淹留兼恐塗次別有錯失乃摘留從軍先令貝勒吳孝民等持白劄子專去奏聞路次及城門首遮堵早不放入今及城下猶未遣還令上年少因亂登基詳度軍國社稷子孫禍福未能裁決新任大臣例不賢明鮮能英斷且前朝作孽既爲人子未曾

切諫至今據捨崇高逃竄無地爲子之罪莫大於此今可追悔往咎卑辭改責手筆誓書乙申舊好於義爲然今執政臣屬不念前日淸平姦賊同惡相濟棄之于市快天下心止以放逐爲大罰又使宸顏憂辱不暇亦宜同力敷奏親詣軍前重求通好爲臣之罪復何可言當計在久遠依應當司所請事目不但拔出生靈塗炭抑宗廟血食園陵安寢豈非幸甚苟或不然反令海內百姓肝胆塗地鬼神乏主後嗣零落盡臣主俱新虛負英氣不畫遠略謀取艱難乃前朝作亂之始今日成滅亡之禍其爲大過更踰前日歷觀自古不道君臣於此爲甚兼責朝兵將與亡遼士馬優劣可見亡遼與本朝士馬勝負明知即目發揀到舊遼契丹奚漢渤海軍衆不

少其本國大軍未足稱數且當司一路除所經州郡并餘路
軍兵亦約定於汴京會齊安置外見節次前來未斷頭尾雖
不欲一一分白貴朝亦必詳悉又自來邊方守備兵衆不能
捍禦侵及國門能免其難未曾或有貴國太平積有歲年止
以奢華適意人民柔脆不習騎射創初設教以不知兵之衆
而拒我熟練征伐强勇之士望求可濟往昔無聞更恐淺近
官民間言當司應以堅城不下求請和好勿宜輕信緣是與
大聖皇帝結好修盟痛可哀憫宗社傾覆子孫謝絶今皇帝
正統天下高視諸邦其惟有宋不可無主然摧滅大權已入
握內又爲元奉旨諭叮嚀屢遣人使遂與安和惟求轉禍成
福勿有疑惑請准前去文字別遣大臣將呈御筆早圖萬世

之利若大禍已成須至自取滅亡今後斷絕往來緣大軍速
至難以停滯却請執定疾速見示

宋主書

契勘自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歲月已深遂割燕雲
恩義至厚質諸天地共著誓書使聘交馳懽盟無間止緣姦
臣誤國容納叛亡歲幣愆期物貨麤惡遂令信誓殆成空文
鄰國興師職由于此重念大聖皇帝從初講好欲卜萬年事
至於今雖悔何及太上皇深自尅責乃付神器纘服之始不
遑康寧夙夜以思宜伸舊好果蒙使价遠達信誠結約之辭
悉以面諭自今以始傳之無窮共庇生靈永同金石緬惟英
鑒必諒茲懷今差樞密院事李梲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充

計議使副事目具如別幅想加照察

事目

投拜職官人口盡行發遣大金國人馬抽回議定更不以黃河爲界只將地土稅賦所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來河北河東人馬抽回賞軍銀五百萬兩絹五百萬疋金五十萬兩

按三朝北盟會編多木十字原本脫去今補入

回宋書 天會四年正月九日與前文字一就發先來李鄴回去

承計議使副知樞密院事李梲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賫到

御寶文字深悔前非再求盟好傳之無窮永同金石仰稔至誠實爲大利雖有報復之心載惟元從大聖皇帝結好暨我

今聖皇帝旨諭叮嚀德義寬大拯救生靈塗炭宜舒舊憤以

示新恩當開誠心與修和睦今差元部族節度使伯哩復州
管內觀察使高永義諸軍都部署判官司農少卿張愿恭與
前次差來人使同去計議其諸事條具如別幅若可依從請
皇弟鄆王并太少宰科一員不踰是日來赴軍前權且爲質
更或不欲施行無煩理會伏候端的鄆王權質候過黃河便
議歸還太少宰科一員祗候交撥定疆界亦便放還

事目 並入御筆誓書

自新結好已後凡圖書往復並依伯姪禮體施行今放黃河
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有地分畫立疆至
將來撥屬本朝於內城池別有變亂責朝應管擒制交送來
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減五百萬貫除自來已合交送銀

絹兩項外擬只歲輸二百萬貫合要賞軍物帛并書籍下項

書五監　金五百萬兩　銀五千萬兩

雜色表段一百萬疋　裏絹一百萬疋

馬牛騾各一萬頭匹　駝一千頭

回書誓文及差康王少宰出質係正月十二日○康字原脫依吳本補

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懽盟變爲兵革遂至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城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梲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等趨詣軍前引過乙和正月十日廼承計議使高永義等賫到文字大開容允備諒純誠拯救生靈敦結盟好載惟高誼深感劇悰已戒攸

司悉從定約太上皇帝與大金大聖皇帝今皇帝義同兄弟
今來國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更不
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至係自
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於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
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至於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與
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兌易應自亡
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向南并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
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死亡外應見在盡數遣還在京令
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
合交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外更歲輸一百萬貫以金銀
疋帛并雜物折納決無飾惡欲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

此誓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誓今差通直郎試給事中李鄴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西山閤門事高世則充計議使副伏惟炤察謹白

事目

皇弟康王少宰科一員前去相見以示信好便請遣回賞散河北河東路軍物帛并書籍下項

書五監　　金五百萬兩　　銀五十萬兩

雜色表段一百萬疋　　裏絹一百萬疋

馬牛騾各一萬頭匹　　駝一千頭

右即今盡據城中所有內自宮禁係官司與士民宮觀寺院

等處已行根刷慮或不足須至稍寬期限更於河北州縣及外路州軍起發送去

回奏宋主係正月十四日

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所正月十二日大宋皇帝遣來使副李鄴高世則等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于改悔求踐舊好敘定兄弟之義卜於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爲感切遽解重圍收聚兵馬鈐束將校更不令驅虜殺戮所承誓旨具載太上皇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遂至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畿事至于今雖悔何及太上皇舊與大聖皇帝及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國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

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至係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兌易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南來并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死亡外應見在并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外更歲輸二百萬貫以金銀匹帛并雜物折納決無麄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并依前立誓書施行既復舊約欲成長

久竊慮歲輸物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中理會今又特減放一百萬貫常年只許納一百萬貫折納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仍爲今歲分撥疆至事忙直候次年正月依舊例交納所有誓書乞早賜差遣國信使副就赴闕下告回誓書當司亦准備具此中奏次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殛之俾墜其師今差都管契丹兵馬輔國上將軍耶律度福州管內觀察使隨駕教坊都提點王汭充計議使副伏乞照驗

別上書

正月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喇布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今月十二日差李鄴等賜到誓文暨皇弟康王并少宰

一員至仰體聖慈深增信喜事苟不然其如社稷生靈何今轉禍爲福重踐舊好惟望貴朝不失農事早令當司兵馬無稽駐泊益彰至德當司已鈐束逐處軍兵不令驅虜殺戮所有國書再立誓約乞賜盡言差遣信使將擎來付當司待憑發遣赴闕卽日一見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卽時遣還願勿憂疑更有但係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無令却掠傷殘早爲交割今月十一日夜南方天見赤氣直至天曉詳其分野正臨都邑能盡至誠務敷大信。吳本敷作敦 反身修德必底消禳緣念義同一家別白奏達謹上

報進誓書及乞約束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都經略

處置使軍前特承書示備諒勸誠以康王少宰至彼灼知美
意深增信喜兼念本朝不失農事早爲罷兵鈐束既明更不
殺戮凡玆來諭益重懽盟所言國書再立誓約見今差遣信
使賫詣大金皇帝闕下煩爲差人同往歲輸特承放減一百
萬貫深荷恩意已於國書具載若非惇示大信欲保萬年何
以及此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等自當發遣豈敢傷殘天
象示戒所宜反身修德以銷去之重蒙來示尤誌不忘近聞
大兵已到太原攻圍未下和好之後義同一家願速約攔人
兵以全一城生靈之命兼恐河西兵馬乘隙深入亦望早與
約回諒惟英懷必加深察謹白

宋主致謝書及報因便附問

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軍前自承大軍遠臨獲惇舊契永懷恩義寤寐不忘敘好云初無以將意輒有薄禮具如別幅言念懽盟既定盡出周旋此恩何窮眷想深甚自此每遇生辰聖節及正旦遣使專附問信之儀想當照察雪塗寒凛更加珍重白

別幅

珍珠碾鏤金雞竿百戲人物腰帶一條黑漆匣全

珍珠蹙圈夾袋子一副上有北珠二十三顆麻調珠全

珍珠玉夾口鉋靶子全

細色并雜物

緊絲五十疋　金錦五十疋

素綵綾五十疋　紅錦五十疋
鹿胎一百疋
興國茶場揀芽小龍團一大角
建州谿源夸茶三十夸共二百角每角一夸
龍腦一百兩　薫香二十帖
劄毬二十副每副五事　論棒二十條
右請檢留白
回謝宋主書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喇布謹奏謝大宋皇帝今承復
降御寶文字爲問報每遇生辰聖節及正旦遣使專附問信
之儀并賜到珠玉段疋等物稠重恩德何可勝言又言權盟

既定盡出周旋循省以來頗多惶懼此蓋皇帝英明獨斷歡好再成社稷永安生靈賴慶幹喇布依本朝皇帝宣命施行恩從聖造事靡已爲永念于玆難當旨意惟願兩朝久惇信義世固和成下順人情上協天意今既事同一家仍慮百姓有妨農務所索牛一萬頭乞行罷去伏乞照察向融春律加裕宸襟謹謝

宋少主新立誓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姪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下昨自太上皇帝遣使。原本此下衍越使二字今以意删結約請復幽燕舊地交割之後著定誓書不踰月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歲輸之物愆期正旦使賀允中致傳語二字由此伯大金

皇帝違遣數路重兵入境問罪太上皇帝自省前非傳付神器適有大聖皇帝次子郎君一路兵馬先到京城之下遂專差知樞密院事李棁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趨詣軍前代上皇引過自悔告和乞盟乃承二郎君遣使賫到文字開諭恩旨如到日深悔前非再乞權和即委就便酌中施行令已計議定可中山太原河間府南一帶所轄縣鎮以北州軍分畫疆至別有地圖仍比至定了疆界屯兵以前于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已後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三府已南犬牙出入不齊去處。原本重處字今依吳本刪去與前文例一臨時兩平兌易外據往復國書伯姪施行并應係亡遼官吏僧道教坊工匠百姓等除元不曾到并已死亡外並行

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起發。原本外作內依吳本改正與前文合一無停匿爲放河北河東土地每歲輸送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錢一百萬貫以金銀匹帛并雜物折納無依前覊惡愆期以報重恩再結懽好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天地鑒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并依前立誓書施行伏惟聖明永同重誓倘蒙允諾佇候回音今差通直郎試給事中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沈晦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仲通充賓誓書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宋少主敕太原守臣詔

敕太原府守臣應中山河間太原府并屬縣鎮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議定合交割與大金事昨者大金以朝廷招納叛亡有渝信誓因舉大軍直至京畿重以社稷爲念。吳本社稷上有宗廟二字所繫甚大遂割三府以尋懽盟庶銷兵革之憂以固兩朝之好其犬牙不齊去處并兩平兌易合照誓書施行如有州軍未便聽從仰將此詔書遍行告諭各務遵禀。原作稟依吳本改毋或拒違自取塗炭兩朝封疆接畛義同一家各寧爾居永保信睦其中山河間太原府并屬縣鎮及以北州軍見任寄居職官不係本土及從內地差去者不在交割之例今差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副文安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路

允廸賚詔宣諭咨爾守臣體予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等各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詔于二月十日而此本列在正月十五日誓書之後疑係先具稿呈金軍而後降下者故彼此紀載不同自應仍舊不必移置。按吳本此篇在後卷宋主謝放還康王書後與會編正合

宋少主與左副元帥府報和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宋皇帝致問大金元帥伊拉齊貝勒軍前頃者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情義至重偶緣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遂致懽盟變爲兵革屬太上皇傳位眇躬方閱旬浹皇子郎君大軍已至京畿卽遣知樞密院事李梲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備攄情悃復講懽盟皇子郎君惇兩朝和好之重特爲開允許以退師本朝尋遣宰相親

王詣軍相見土疆歲幣並以議定兩路賞金帛萬數至多尚慮元帥在遠未知的實今遣使人同皇子郎君所差親信尋詣軍前諮白惟冀早爲抽回軍馬免致殘害生靈諒惟英懷必能洞照春首尚寒更加保重微物將誠具如別幅今差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宋彥通武翼大夫成州刺史汝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郝抃充河東軍前報和使副白

別幅

細物五百疋

錦一百疋　鹿胎一百疋　金錦一百疋

繋絲一百疋　青絲綾一百疋

茶五十觔

上等揀芽小龍團一十觔　小團一十觔

大團三十觔

龍腦一百兩　椽燭三百條　薰香三百帖

右請檢留白

回謝書

天會四年正月十七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喇布謹

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伏沐聖慈以御書見賜諭言委曲存

問稠重揣分尋涯何以勝此云大軍已到太原抑恐河西兵

馬乘隙深入願速約攔恭奉敕旨非敢怠慢當司已准備發

遣先來計議王介儒色呼美及在此親信人與御前差到宋

彥通等同去融會河西軍兵請元帥府就使攔約次再立到誓約國書言出至誠可傳萬世本朝興復焉敢異斯所保懽和必深曩昔據安置定圍城兵馬今月日並勾抽還營應在城側近者十八日亦令退去于後輜重已差約頓更不許過河信德眞定等路駐下軍兵嚴行鈐束不得虜掠燕京知院侍中。（原作知樞密院無侍中二字依吳本删補與宋主回書合）統押漢軍續次待來近已差人止約去訖伏惟聖鑒盟察謹上

宋主回書

正月十九日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郎君。（原本子作帝依後文改）薦示書詞備照情悃春雪寒沍偃薄近坰寢興之間諒惟勞止所諭已准備發遣王介儒色呼美及親信人與宋彥通等同

去融會太原軍前并請元帥府就便約回河西軍兵勾抽處
所圍城兵馬還營應在城側近亦已退去于後輜重約回不
許過河鈐束諸路劄下軍兵不得虜掠及約止燕京知院侍
中所統漢軍載詳恩義備極周旋非誠貫金石義均一家安
能復通信好軫念生靈委曲如是感悰所集毫楮奚殫誓約
國書實盡誠意願保懽好傳之萬年更荷英仁曲垂惠諭誓
心修睦永愜至懷白

別幅

信使王汭至承惠及人參一千秤至于多感有少微物回答
下項

沉香山子五百兩作一匣

花犀酒杯二十隻作一合
玳瑁酒瓶二隻托裹并葢全作一合
撥花犀注椀一副二件托裹全作一合
右請檢留白

遣計議使副及回謝書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喇布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差去人使李士遷等回伏承御書特加温諭尋繹研味言悉由衷敦固懽盟益光聖德陛下既全終始質諸天神斡喇布等永念同盟敢不祗畏近知樞密院事李棁等至懇以金銀闕數欲將寶貨折充理當循從奈士卒輩有失元望可否之間實難于心復蒙示諭謂髮膚可捐猶且不吝言極意切感

惻倍深靜而思之兢惶交至竊緣大議已定豈可因玆細故不終恩意乃于金內特減一萬錠准五十萬兩兼爲講和已後大軍根取糧草雖經嚴切鈐束不得非分其間不無侵耗亦合約量更減銀一十萬錠准五十萬兩表裏十萬段疋上件所減物色并係合節次交送四停之數仍于見交六停金色內更許准一萬錠者外乞依所指五日盡數賫送所索驢馬幸在京取刷肥壯交送如或決難及數當依駝畜例抵折起運前來外中山河間兩府亦望差遣近上親信之臣嚴賜敕旨令從隨少宰專行管勾交撥疆界及就便於河北至眞定府○原本便作使依吳本改其間州軍應有係官金帛取索充塡歇下之數更或難可應送擬准見奉御寶文字續次交送近者猥

被聖恩賜到內樂百餘人不欲使去父母之邦尋用放還辱
從所請感戴之至無任下情外據所轄二府見在職官內不
係本土之人恐有聖人知識欲要者椿定姓名垂示即當發
遣如不見公據請不收留內太原一路官員乞便於交割宣
內分明開指亦憑依應施行令差韶陽軍節度使耶律忠少
府監充乾文閣待制太平甫充計議使副奉書奏聞

遣李棁持寶貨物折充金銀書 係二十八日

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郎君輒有誠意幸加聰察茲者大
軍南來再約盟好恩義之厚筆舌難言賞軍之物又蒙減定
深見委曲權和之意欽佩不已累日下令於民間根刷金銀
告諭之法不問奴婢親戚隱藏之罪至於籍沒家貲專命大

臣明諭禍福分遣庶僚廣行斂取再得金二十餘萬兩銀二百餘萬兩通前已報之數金共五十一萬七千餘兩銀共一千四百三十萬二千餘兩雖未足六停之數而實已竭盡公私之藏金銀地寶生發有時鑛淘沙漬計以銖兩自非中都寶貨所聚太平積累之久亦何能有萬數之多也自此朝廷宴設止有丹漆之器而市肆飲酌皆埏埴之資諒惟皇子郎君通明必知此詳盡而不在多辭今者通和大事既荷講成賞軍物色豈敢較計多寡但以力屈財殫無可求索其肯吝惜以取疑貳若蒙仁哲深照此情伏惟大軍旋施且無留滯又使本朝誓言永無虧失全此二美不亦善乎竊惟皇子郎君之意必謂既已施此惠好亦要寛假圓融以盡終始表段

皆新好之物可及四十餘萬馬騾駝數不惟多少類皆病瘦恐或不堪併冀寬明許以續發准折今有府庫累世所藏珠玉犀象寶器等物并金銀絲合等物悉令知樞密院事李梲持去倘蒙容留許以准折尤所願幸一聽裁決也其餘細瑣令李梲等面布并少微意亦令就達左右伏幸照察春律尚寒惟冀加慎○吴本作慎攝白

又書

大宋皇帝致問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盟書既定和議方深用孚千載之期永保兩朝之好輒因使介以物將誠今有寶物數件元係椿出送皇子郎君軍前今差李梲就便持送左右詳具別紙惟冀檢留白

別幅

珍珠束帶一條上有北珠二十五顆

正透飛鳳犀腰帶一條花藤匣絲盒全

金稜真玉注碗一副臺盏

玉酒杯十隻金托裹玳瑁盒全

細鞍轡一副烏銀間金鍍作子架坐全

琥珀假竹鞭一條絲梢匣全

宋主爲分畫疆界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比嘗具書齎達清覗復承
翰墨深佩勤情詞意稠密欽味不已心腹相照了無疑間承
同信約懽好益深所示大議已定豈可因兹細故不終恩惠

減定金銀表段數目及許折騾馬之數比擬曲盡周達事理
尤見仁哲之用心也金銀再取於民間根刷詳盡委無遺漏
所得之數不能數足遂以歷世寶藏珠玉犀象珍器等悉數
持送本朝所貴不敢愛重因物顯意可諒此誠專有一書布
敘今李梲等持達更不再述惟幸察見諭中山河間府差
官分畫疆界今差官兩員付張邦昌下可令分遣勾當二府
詔書圖本更不候分畫先持去今張邦昌路允廸一依所議
定犬牙不齊處兩平兌易施行其眞定府以南至黃河州軍
應係官金帛已降劄子付邦昌并逐處照會今盡取送先遣
去女樂百餘人本示通和一家之好○吳本好作意今來放還自非
皇子郎君明英豪邁其誰能此欽嘆欽嘆李梲回珠玉等物

已承留納聊充贐路之儀豈勝感愧犒賞闕數誠以公私竭盡無可取刷候軍回路通四方計置逐旋持送尚冀高明有以裁處其詳累具前幅不復多叙春寒氣候未常。吳本常作融惟冀加衛饗寢白

大金弔伐錄卷一終

上宋主書 為二月一日夜犯軍營事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斡喇布等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今月一日夜四更時有步騎軍沿孟陽河東南二處向北奪橋詰朝又於大軍營西南劄陣前來當司量差兵馬隨路禦逐曾未逾時殺傷兵卒洎所獲器甲鞍馬其數甚多緣當司不識是甚兵馬及從何來願示其詳李梲王汭所計議事亦望端的垂諭日近所送元定賞軍物貨其闕甚多幸無依前稽滯今差檀州刺史張恭禮充計議使謹奉書奏聞

宋主回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大軍遠至京城方懷憂恐乃承寬仁盡洗宿愆許修新好獲安宗社貽慶子孫恩義之重實同天地前日觀察王汭來審所持犀玉等盡蒙留納并金銀等數亦從寬假尤荷恩意自非惇懽好之重何以及此所諭前書所陳未盡明白謹依來旨悉從改易並交割三鎮詔書初二日早方欲坐朝遣來使還一并持去忽報初一日夜有兵馬在城外作鬧本朝不知來因纔聞輒至大金軍前不勝驚駭尋遣人根問止約至暮乃知姚平仲率城外諸路軍馬作過尋令勾捉稱本人未回軍寨亦見令人擒捕候見即正典刑以戒貪功誤國之士又執政間有素與姚平仲相善者形迹可疑恐相協助已先黜責了當且本朝自度

事理其不敢輕舉妄動者有三論彼此强弱之勢則本朝兵力寡薄難以迎敵一也前此敗盟煩大軍遠來逼近京城惴恐失措荷恩德再造豈敢復有負約之理二也宰相親王特遣詣軍中爲質又遣執政大臣奉使事體至重豈忍置而不恤有傷君臣之義骨肉之愛三也皇子郎君仗義而來聰明果斷必能察此方城外有亂兵故當日未敢遣使便還深愧遲滯尙冀深照其他一一如誓書所載天實臨之永永萬年罔復有渝今差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持書布叙并賫所換國書及三府詔書地圖等前去諒惟洞照白

又書 係同日至

大宋皇帝致書問大金皇子郎君特承書翰銘感實深所示

初一日四更有軍兵輒犯營寨初聞甚駭寢食俱廢更蒙垂問但切悚惶今已根究蓋是西兵初來貪利要功統制姚平仲妄作生事見收身不到候捉至明正典刑李棁王汭所議事一如來意一一當報候王汭看定文字了當同遣人附達賞軍物亦在書中備細陳聞和好事重既荷周旋切望終始成之白

再上書 別索犯夜者

天會四年二月五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喇布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昨以太上皇誣神瀆盟奉命致討正月七日大軍直抵都城方謀攻拔特承遣知樞密院事李棁等具言上皇自省前非傳位播越以代上皇引過求誠遂依元

奉宣命酌中計議復尋舊好明著誓書有如皎日始者不忍
貴朝宗社顛覆生靈塗炭遂用解圍至於四面園館屋宇都
無所毀及放黃河更不為界元許歲輸七百萬貫仍於見交
金帛之數減免頗多本欲貴朝知此大義結以至誠剏誓墨
未乾神聽甚邇理當祗畏豈可背違何期倏爾發兵竊犯營
壘自取速禍前日之事起自上皇今日之為其咎安在遂使
師徒疑撓別欲施行差去人王汭回狀審皇帝召以面諭言
輒流涕及承所賜書云初聞甚駭寢食俱廢謂以執政姦臣
姚平仲等妄作生事貪功誤國及陳所不敢興舉者三詞意
懇切聞之惻然當司詳認實自向誤國者不度强弱之勢禍
福之理徒以弄兵殘民欲徼一日之幸重念皇帝即位日淺

斷不自衷而宗廟社稷幾爲此輩所隕實可傷惜乃令諸軍
特罷攻取仍依已立誓書一切爲定其造意執政姦臣及姚
平仲等可日下執送軍前以塞衆怨從來雖以康王少宰爲
質決是無敢顧惜輒敢有此侵犯更以皇叔越王駙馬曹都
尉同質軍前并於太宰李邦彥樞密吳敏二人內科發遣一
員交換少宰張邦昌亦候劃定疆界同時發遣外據歇下縣
馬金帛疾速交送如或有所不從幸賜端的垂示今差復州
管內觀察使隨駕敎坊都提點王汭安州團練使耶律寧充
計議使副謹奉奏聞白

宋主遣報謝使副回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蒙遣計議使副王汭耶律

寧向宇文虚中至伏承書翰辭情懇曲深佩忱誠茲者大軍南來自抵京邑敦講舊好許約盟書宗社載安生靈寧息是皆不貲之恩懷感何已使節往還旣同絡繹和好之厚誓信彌堅豈意城外軍兵輒敢不遵號令妄舉甲兵夜犯軍寨以卵投石自取敗亡初聞驚駭不知所措惟恐貽怒皇子郎君來責敗盟之咎疑似難明煩辭何益今者乃蒙仁哲深諒此情自非曲示懽和之意何以能此愧謝之深言不能究且強弱之形多寡之勢三尺之童可料而知以弱敵強以寡犯衆雖甚愚者皆知不可況講信修睦今將一月彼此相照大事已成豈忍以目前小利失久遠之計而違其初心哉此理灼然不待辨析又且心膂之臣手足之愛爲質軍中寧不愛惜

前書具白已蒙垂照且聞軍兵聚集約日攻城嚴令一宣尋
即退散與欽約束之明仍荷恩德之厚所諭皇叔越王駙馬
曹都尉同質軍中并於太宰李邦彦樞密吳敏二人内科發
遣一員交換少宰張邦昌亦候定疆界同時發遣曹都尉令
謹遣行詐者城中軍民數萬赴闕詆罵宰執殺戮宦官數人
兩日之間輔臣罷免甚衆太宰李邦彦已屢乞致仕門下侍
郎趙野亦在假不出中書侍郎王孝廸左丞蔡懋皆罷政事
樞密李綱除知大名王汭見止有樞密吳敏新除左丞耿南
仲新除樞密宇文虛中及李梲四人在列事至於斯惟有誠
實若皇子郎君不念孤危之迹不諒哀痛之誠雖罄竭語言
無復可望倘蒙矜念許存趙氏社稷保全億萬生靈敢祈大

恩存留見在政執官粗立朝廷稍安衆望即欲除張邦昌大宰且令前去交割地界或更遣門下侍郎趙野為質亦取高裁惟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每所奉侍以姪遣叔情理不遑已遣弟肅王樞前去幸依元約只至黄河所有康王却望先次遣回以副手足念姚平仲逆天誤國誅殛是宜比令之四遠根尋已聞隕於鋒鏑凡為執政事涉可疑雖領行營之權實無結搆之迹雖自臣下違命要功亦由渺躬有失照察罔慙飲涕無以自明尚冀廓山藪之容俾獲全君臣之義止從貶責庶免嚴誅況邯鄲軍役失守尚蒙放還在於近臣終祈矜免所諭騾馬金帛事已納金五十一萬七千三百兩銀一千四百三十萬二千六百兩○原本三十下有一字依吳本删與前卷遣李梲擠寶貨書合

絹一十萬疋表四十七萬疋竭盡府庫舊積仍斂民間所藏
盡數於斯無可再得只候軍回之後道路稍通取之四方旋
充元數騾已納六百頭馬五百四十七匹之外○吳本五作四餘皆
尫瘁瘦疲素不養在城中縱復有馬千餘亦乞留為禁衛事
至今日豈敢不從苟再造則天地同功蒙一譴則社稷立隕
惟有投誠且實盟言幸今日之矜容觀他時之改悔或有違
誓約不顧大恩天實臨之禍敗不悔今遣簽書樞密院事宇
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事王球充報謝計議使副緬惟英明必
加孚照白

上書 兵回差使 副代辭

天會四年二月八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斡

喇布等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昨者受命專征以太上皇渝盟是問靈旗南向直抵京城伏承皇帝嗣位再請修好遂依元奉詔旨酌中計議著定盟約日復貴朝姦臣誤國妄起釁端于是當司實懷疑憤乃蒙宸翰諭以孤危哀痛之誠重遣同氣近姻之質深諒大信克保有終前日之盟非此爲比且自大軍之來資索頗多上瀆聰明下匱民庶事在不已固非樂爲竊惟兵火一縱收之實難自非皇帝仁明遠略屈已愛民安能使此禍危翻然爲福今茲大計已定而後無以舊事爲念惟其永惇誠義共保生靈又承所賜書內謂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奉事姚平仲死于鋒鏑李綱止從貶責其餘宰執近間求退罷免者甚衆旣聞茲命敢不孚聽及蒙諭城

中軍民不遵號令實恐轉生變亂以貽聖憂當司本圖安定貴朝社稷永固和好遂令城下諸軍退保舊寨須是即日班師伏念陛下即位之初必欲推恩布澤以悅衆志（原本悅作矜依吳本改）特於元定賞軍物內減金一萬鋌銀一十萬鋌表一十萬段以充振乏廣施之用外有歇下金帛頭疋更望止於今歲逐月接續交送今方言還非不欲詣闕展辭少敘悃愊以在軍中不克如願謹遣左金吾衛大將軍權宣徽北院使韓鼎喬信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克恭充代辭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別幅謹奉書奏辭以聞謹白

別幅

人參二十秤

宋主回謝書 為放還康王及減免金數

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子郎君使崇義軍節度副使高安仁隴州防禦使耶律忠來承惠書翰豈勝愧感之情比者大軍南來獲修盟約信義之重情愛爲深嘗遣皇弟康王少宰張邦昌詣軍帳前以示誠懇之實萬年之歡永以交孚不期姦臣誤國邀功生事輒出士卒夜犯軍營初聞駭愕實恐有害盟誓且以短書備敘誠懇伏承皇子郎君契同一家深照悃愊具知臣下之姦非出朕躬之意解疑息怒復固懽和既寬責問三軍之士亦罷攻圍感激之心言何可旣承諭本不欲貴朝有蹙迫之危故更不移前約稍有變渝斷以限河爲定果能永惇大信將來別有裁酌味讀再三深稔美意康王

留軍前幾月極荷管顧今蒙還歸甚慰顒顒更承減金萬鋌
茲爲厚惠益稔眷存姑此敘謝言不究悉

又書 乞寬限送納賞物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茲者危難之邦既蒙恩于
矜貸纖悉之懇敢避瀆于再三昨者李梲續起金二十萬兩
其金倶係拘刷到民間稜稻按三朝北盟會編作稜道釵釧器物之類旋
行折剥鋌銷遂有折耗實起發金一十九萬四千四百兩係
欠五千六百兩續起銀二百萬兩爲金有欠數却起過銀二
百八十四萬二千六百餘兩係大起過八十四萬餘兩至於
都數之中更減免外通計所欠之數甚多又有騾馬名件不
一茲審大軍將還理當送納屬以城中圍閉道路不通至於

掌管之人亦多逃匿若會見備細實數又須數日遲留敢望矜憐許令於軍行之後逐旋算計送納三府地圖本合通作一本又緣中有眞定府路邊疆不齊曾令宇文虛中面懇英聽令只作三圖繪畫其分畫界至（吳本作疆界）自有里堠分明踏行之時一一可見今者城中疑阻不保朝夕尚冀終惠俾早安寧至於纖悉曲折有應副未至之事凡百皆望矜貸此後比至交割疆封金帛騾馬未了之間應有往復文字當親加點閱達于上聞伏祈照察白

謝宋主餞禮書

天會四年二月十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斡喇布等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比者已復舊好卽議還師

伏望聖慈特差開封府少尹就軍中賜乾喇布等茶果龍腦酒藥并差去使人韓鼎裔等回復承賜通犀御帶一條以隆餞別之禮仍被旨稠重昭宣大信仰稔聖意曲周用殫底裏按三朝北盟會編作殫礪欽領之餘尤增感劇當司遂促歸期今月十日已令大軍旋旆所祈陛下社稷載寧生靈休息今差靜江軍節度使高僧奴隴州防禦使大迎充賀有少禮物具如別副謹奉書奏謝以聞

別幅

人參一十秤。吳本作二十秤

宋主遣計議使副書乞免誅三鎮更增歲幣等事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駐軍近境屢致尺書

旋旆諭河嘗馳信使春和届序福履增隆既舊好之復修宜
誠言之盡布太原中山高陽三鎮雖限大河不遠京邑其間
有遠祖陵域太宗祠宮在於子孫忍不保守高陽一帶稅賦
舊已收在納銀絹數中今復重割疆封非敢有愛惟河外人
民不安生業其間親戚。原本間作問以意改境土相鄰一有往還動
干盟誓所憂小事馴致大愆今欲更增歲輸銀絹以代三鎮
租賦兼前來犒軍金銀表段騾馬等除已交過及將府庫珠
玉等並已送納向來使人回許盡充折雖行減損餘數尚多
候事平取之外郡而累年以來用度窘乏兵革之後又益空
虛若取於民必生變亂前日汴城之事憂悸至今況自頃時
歲幣龐惡皆因燕山之後民力凋殘盜賊縱橫公私勞費今

若歲輸金帛雜物又復補發犒軍餘數物力不逮恐失前言所有歲輸百萬折爲雜物名件瑣細道里阻修。原本里作理以意改每歲困竭民力終不能足已令使人一一回達若許折爲綿帛却令沿邊依舊設置榷場許通商賈販賣庶得兩便其利久長若必欲補此難足之數則力所不能釁隙常在恐非和好之意望加照察兼昨蒙貽書許以果能永惇大信將來別有裁酌使人傳言亦諭此意今若覆露情實隱忍不言雖從一時之宜恐有後來之悔況高明英偉惟義是從想遂慨然覺其迫遽今差中大夫試工部尚書王雲定國軍承宣使曹曚充軍前計議使副專書爲懇倘勤保毓益介壽祺白

又乞放肅王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春暄伏惟福履具宜比遣
肅王餞送還師期渡大河即令先返今聞行李已過邢趙夙
夜傒望未聞還音又聞肅王踐履跋涉寢食失時宜近藥餌
手足之愛實切於心今差使人躬詣和門懇尋前約早賜還
歸諒守盟言必無留滯今遣王雲曹曚充奉迎肅王使副專
書爲懇倚冀保綏白

宋主與左副元帥書在高平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元帥伊拉齊貝勒遜聞高誼未覿英
標茲再講于懽盟獲永依于鄰庇輿言載戢未易敘陳今因
分地界官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往軍前親解玉帶一條眞
珠雙圈直繫勒帛一副遣將信意并令皇弟康王亦親解玉

帶玉魚一副同致謝緘緬惟孚察白

回宋主書 謝宋彥通報和同幣一牒

天會四年三月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

于大宋皇帝闕下頃雖結釁即復尋盟爰遣使以報成遂致書而爲問更多賜遺已劇感藏所有事理別差官賚牒三省樞密院去訖淑律正融佇膺多福今差利州管內觀察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侍御史上騎都尉蘭陵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蕭仲恭朝議大夫守太僕少卿驍騎尉天水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倫充回謝使副謹奉書陳達以聞不宣

元帥府與宋三省樞密院事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近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
右文殿修撰宋彥通等前次賫到大宋皇帝聖書方知河北
路軍已至京畿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復講歡盟許以退師
者會驗其所和會之事即與當府元奉宣意不恊然以河北
軍前別有續奉宣命發自太原前來攻掠至隆德府不伏招
諭縱兵攻下曉示宣命別差官員撫定了當申奏。原作奉依吳本改
朝廷未降指揮難便倒移歸還尋具申奏仍留逐官依舊管
勾才候奉到朝命即當移報次須至公文牒具如前事須牒
大宋三省樞密院到請照驗比至當府別有移報以來勿以
隆德威勝軍府。吳本勿作忽并屬縣鎮不係割數一似夜犯河北
軍營多方謀害前件軍府官員別惹生事。吳本別作引儻有如此

難保恍盟外據路樞密專來交割太原府界至候軍回到彼
從長商議亦請照驗
天會四年三月日
與南宋書為太原府不伏交割
三月十七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謹致書于
大宋皇帝闕下近准發書樞密院事路允廸賫書前來稱河
北路軍前講和了當議定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允廸奉差
交割太原府界至今月初四日重兵將回以道路險窄住滯
計會允廸宋彥通滕茂實同當府差下官員先赴太原交割
施行今月十七日師次南關比有路允廸使臣談某何偉來
到軍前稱太原府今來所降詔書與先奉指揮不同不肯出

迎詔書不伏交割申議合交界至未見了絕難便退師見於
太原府并左右州縣逐有草料屯駐幸無疑惑律正暄和願
膺多福今因人使請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元帥府再與宋三省樞密院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當府會驗自重兵進攻招
下太原府已南軍府縣鎮差下官員管勾撫定之後准大宋
皇帝遣發書樞密院事路允廸賫書前次報與河北路軍前
講和議定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已載誓書却爲前件州軍
不在來書除申奏外一面回書大宋報逐處差下官員依舊
管勾其事說諭報和使郝刺史非不委細近日有隆德府路
戶曹田子正儀工曹何企常等來到告稱大宋人馬入府拏

了知府姚璠通判郝仲子儀等透身前來又據威勝軍司錄王孝悌稱探知大宋人馬特來本軍收拏以此走來才待移文理會次今年三月二十八日遊騎來報巡到團柏鎮南不覺撞出南軍環帶衣甲衝突先放弓箭不免迎戰退敗捉得軍人一名問稱隆德府官員已經拏下前來到南關駐劄者須至公文牒勘會太原府雖承國書交割其府稱有所奉指揮不伏交割兼前件軍府又是官軍所到攻略下處所並係申奏該在回書未經了絕今來如何便縱軍兵強拏留下管勾官員及前來屯駐似屬變渝誓約況當府重兵本爲分畫之事不肯了絕久駐此地所藉草料。吳本藉作籍須因土民洎縱人民般取其中多有無知之人拒抗不服以至軍兵忿爭又

知諸處救軍前來不免遣軍體探致有累各路居民相驚作過凡此等並關引惹生事及關分畫之事早不了絕致有如此若不移文會理實慮不見分白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到請照驗並件州軍並係已具申奏書報見今分畫未見如何輒縱軍兵收拏留下官員及前來屯駐早具端的公文回示故牒

天會四年四月日

宋主回書 係因使副蕭仲恭趙倫回并附黃絹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左金吾衛上將軍元帥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澶淵敦信修睦百有餘年邊境宴然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鬬爭之事通和之

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拘縻天祚翦滅其國在於
中國誓和之舊義當興師以拯顚危而姦臣童貫等違國擅
命沮遏信使結納仇讎購以金繒分據燕土金匱之約藏在
廟祧委棄不遵人神恫怨致金人强暴敢肆陸梁俶擾邊境
達于都畿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
肆朕初卽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輟
食興嘆無時暫忘凡前日大臣之誤國搆禍者皆已竄誅思
欲興亡繼絕親仁善鄰以爲兩國無窮之福此志旣定未有
以達而使人蕭仲恭趙倫之來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
忘耶律氏之德眞假中國詔令擁立者哲衆望所屬宜乎國
人無如金吾都監太師者適諧至意良用忻懌嘗聞金吾都

監太師前爲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晉王實爲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向使前日之謀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不亡然則於天祚不害其爲忠而於耶律氏之計則至忠矣宗室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慰遼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且有西南招討太師同姓之助雲中留守尙書願忠之○二字原闕依吳本乙轉與上句一例佐一德同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官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惟太師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倫面道委曲天睹蔡溽更冀保綏白

靖康元年四月日

宋主再乞免割三鎮書

靖康元年六月九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本朝講鄰國之懽累年於茲矣歲時之聘金繒之奉所以結好於無窮者禮未嘗有闕而日加於前謂宜共保懽盟萬世永賴比因邊方邀功生事遂致傳疑連兵構禍深入郊畿深惟厲階生自叛將而首開邊釁者乃異時主兵之臣原其誤國之罪不可勝誅既正典刑以謝天下矣皇子郎君尋承通好以致退師固常遣使申諭三鎮。原本固作故今依吳本及戒所過不得邀邀回兵而三鎮之民以死固拒且復懷戀堅守不下大朝雖欲令之固不能使之必從再念邊釁之啟在於往年之姦臣而茲用兵之端不自本朝之今日兩國之人披堅執銳皆以忠孝各為其主乃使暴露原野肝膽塗地恐非上天好生之

德亦非彼此愛民之意是以復遣使介請以三鎮租稅納充歲幣其燕雲舊地則不敢有愛用使南北之民各得其宜上合天德下當人意永享長久之安利固亦仁明之用心深惟忻代之師專從統帥想於議和之事或未詳知重使來師淹留吾地茲因聞命（原本因作用依吳本改）專使詳告本末想惟聰亮亦所樂聞有少禮物具如別幅

別幅

眞珠甓結束帶一條

左副元帥回書

七月二十三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適因專介祇受緘封旣蒙示其忱悰疊承

遺以聘幣禮宜復辨迺具檄章謹按今年正月十五日誓書分畫太原中山河間一帶此至立了疆界屯兵以來於內別有變亂當朝應管擒制交送者今雖未服向所言出於至誠則縱此不報亦宜自制副於前言以示篤和反云戒所過不得邀遏回兵當府故謂若不蒙戒嚴則想皇姪之師未克易退乎況竊三府以死力抗而云非自本朝之令曰失言如此誠意安在燕雲之地係皇姪已言之事何由再舉又來書再念邊釁之啟在往年之姦臣今復不守約累遣兵衆寇援太原目下又聞人馬前來徒使愚民遭罹孥戮此實可愍繫自于誰的非仁明之用心也若長懷此志果為後悔當府已具細申奏取候指揮次伏惟照察律啟微涼佇膺多福今因閤

門宣贊舍人張亢等回謹奉書陳謝以聞謹白

兩路元帥府差官問罪書先爲遣使人蕭仲恭趙倫報復劄三鎮回授黃絹書及三省印御寶分印結搆間諜之事至是告發

天會四年八月十四日大金固尼倫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因起釁以至連兵曲直所歸彼此自見思得尋盟之計用申割地之言厥後事固稽留約復渝變況上皇之鑒未遠抑亡遼之戒在前誠思再造之恩可捻輕忘之意將久保有成之信盍早晝元議之疆曾自爲辭管行制送今則反假土民之固守更張軍勢以解圍茲事難圖昔言安在廼者差蕭仲恭趙倫等賫書報復回日輒授間諜之語陰傳結搆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今日

爲此申過朝廷奉到宣命據茲釁惡更踰上皇仰就便差官問罪從長相度施行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汭充問罪使副前去若深悔前非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鄆王太少宰一員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府卽行戒諭並令開門以待撫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圖白

書外聞達事件

一昨據當府領兵至高平縣有元差去人使王介儒色呼美與差來宋彦通郝扑等同報講和備領旨意續次路允廸至既言交割太原府請先去計會本府官員開門仍遣郝扑復報依准施行去時尋差附奏竊以太上皇承先皇帝之恩言不盡意後因棄德結絕信使事至于今蓋邉臣與

執政通連邀功所致具此奏聞去來

一據前項報和使副此時備言上皇自省前非傳付今上應有誤國姦臣並已貶竄顯是至誠看詳和事未審能保願以永敦大信是爲長計亦委具此附奏去來

一遣郝抃回領兵至太原府見依舊堅守尋問路允廸如何不行交割却稱回到本府文字言交割朝命在先所奉堅守朝命是從致難開門兼姦細人等處獲得眞定府劉韐蠟書云李綱密奉聖旨委令堅守隨宜措置當府爲數處議同及路允廸告乞申覆朝廷諭允廸以上皇自省前非已經禪位今次決無再有渝盟定是姦臣依前邀功所致若欲申禀請就便施行由此路允廸會經奏審日後更無

來耗此上量摘軍馬屯駐圍守本軍還赴西京前次太原
府都統所申宋兵數路屢來援府足稔先發釁端事不得
已遣兵迎敵並皆掃滅又於七月遣到張亢計議三府續
發大兵節次前來亦戰殺殆盡看詳來意全是隱誤敵情
潛蓄毒惡欲解重圍非是誠實與當府預測詐和先於郝
朴處所言並同

一當府切念昨以上皇禪位葢撫邊帥臣誤國今卽屢發大
兵來援太原府亦是姦臣所造深慮敵豪前後敗亡諸路
軍兵巧誕奏聞不使上知

一貴朝若欲復尋舊好慮以止圖益已或不從本朝所欲決
難休和因何舉此若許貴朝諫便終歳連兵又似今日願

不聽納姦臣乞以至誠修睦勿虛示甘言包藏異心非惟
貴朝利便兩朝各有益國計決千萬年
一若欲准前休和乞依差去使副所賫書內事意施行除書
事目外攻下太原續有聞達事理
一當府依准所奉聖旨委差楊天吉王㴻等充問罪使副元
限行府比到太原府却管回來洎到太原其人等猶未過
界稱早已牒取接伴去訖當府看詳應是爲已密令堅守
猶有謀圖復故止人使不早過界緣太原已是劃屬本朝
理當存惜却爲終不從順於九月三日因怒縱軍攻取晝
時便下闔城大小職官軍民並依軍法施行訖外張孝純
并男浹二人爲是故違再結懽好爲首柄定府人不令依

准交割殘損了太原府路生靈無數其罪並在前人父子合要張孝純在南骨肉以此留在軍前唯守候家屬乞賜發遣更慮姦臣奏言張孝純是爲國盡節忠臣不可分付儻或聽納終難杜絕渝盟必難休和若是依准發遣今後奸臣無敢再犯須是事出至誠使鄰國可以信重

宋遣和議國信使副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下昨因告發知有絹書姦人作僞何所不至若兩國通和貼然無事則無隙可乘姦臣不利緣此搆造意在離間頃者接洽已正典刑諒惟聖朝特加洞照遣王雲去面道其詳

王雲呈覆、

雲等奉本朝皇帝口宣自今春大兵至城下荷大金皇帝許再結懽盟皇子郎君戒此恩惠社稷再安生民休息但本朝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義有虧今盡行竄逐專遣使三番陳謝有下項事令雲等告求皇子郎君三鎮有本朝太宗皇帝行宮祖先陵寢在內及諸州民情愚迷顧戀若行討伐百萬生靈性命可憫欲以稅租折爲銀絹三十萬代割三鎮通舊來歲幣銀絹五十萬每年共計八十萬又犒賞金銀初承示及大數當時大臣不契勘的實回報尋以庫藏所有及宗廟器物又搜索民間只得已納之數已荷皇子郎君矜察量減金銀表段及許以珠玉寶器等充折大臣又不曾開具所折之數後來取於外郡亦以自前姦臣用事費耗略盡今磬竭

府庫應副犒軍之用恐必不能如數實出窘匱若不披露又恐食言曉夕念慮惟皇子郎君仁明裁恕減免其歸朝官昨已指揮發遣亦緣姦臣奉行稽滯今令所在隨遠近津遣前去自大聖皇帝通好結盟中間本朝姦臣誤國致煩用兵來城下荷皇子郎君傳大金皇帝宣命許酌中講和今增歲幣銀絹代割三鎮減免犒軍物數則恩惠深厚珠玉幣帛不足以昭致謝之意兼此日皇子郎君曾舉言下項禮數今惟大金皇帝開境數萬里撫有諸國欲以皇帝車輅衮冕等物為謝及令使人附宰臣等表奏冊寶增上尊號仍令三鎮之人遇大金皇帝生辰齋僧十萬人祝延聖壽已上物儀候得皇子郎君允許增歲幣代割三鎮及減免犒軍物數書即專遣

使賫詔大金皇帝闕下右謹具呈伏望皇子郎君體諒本朝
皇帝遣使三番告求和議免割三鎮等事特賜垂允大軍早
回恕貸眞定等處生靈之命乞令雲等先回奏伏候令旨
靖康元年九月日呈覆和議國信副使武翼大夫馬識遠和
議國信使大中大夫試禮部尚書王雲

宋再遣使乞免割三鎮增歲幣書

靖康元年七月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比因專使
嘗已布書具載悃誠想加通亮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
死堅守雖令不從遂致宿師引日已久重惟兵馬各爲其主
困於暴露深可憫傷是用欲以三鎮稅租納充歲幣既不失
通和之議抑亦爲長久之圖諒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

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亮有少禮物具諸別幅秋暑尚煩更希保護白按金書俱以年月排次獨此以下往來四書稍變其例疑因前呈覆內有三番遣使之辭故別爲紀載以便覬覽自應仍舊不必更爲移置

左副元帥回書

天會四年九月十六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謹按來書已別遣使大金皇帝者竊見大朝凡有事繫于聞上者臣子之分不得輒自施行但不知貴朝體例如何然其赴闕人使具申奏取候指揮益不敢擅爲接引外三鎮堅守事粗知仔細今來却稱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死固守雖令不從誠意安在若欲以稅充歲幣肯於從初議約交割已立嚴誓嚴誓纔立今又別議想其用意

徒然以偽計苟望歸復終不克遂傾幾土民觀其太原誤于前謀堅壁不降盡遭屠戮此之事節猶未理辨況先准已降聖旨遣使問罪去訖所望諸事並依去書意分白垂報仍自今後似此無信事理幸無遣使虛勞往復律正極涼伃膺多福今因太原少卿陳之詳等回專奉書陳謝以聞

宋復遣使告免割三鎮書

靖康元年七月日。吳本七作八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閤
常遣使咸得及疆往布斯誠諒惟深察情義旣接和好斯通初兩軍元帥許割地而盟問大金皇帝有酌中之語因知令德信是寶鄰旣而太原士民嬰城固守雖遣大臣特詔戀土終深遂致攻圍之師不免暴露于野守臣求救旣以忠孝爲

言將士請行欲展急難之義雖非元約乃亦常情事須改圖可令永久願以賦租之入增爲歲幣之常還守舊疆別爲信誓盡除疑梗幸不置於胸中雖有長短冀亦忘於度外如其聞可將見平寧傳易交通不乏四方之貨耕耘自若遂安兩境之民可保千年定如一日上符天道下順人心竊計高情實同至願有少禮物具如別幅今差秘書少監李若水

別幅

金廂正透犀帶一條　玉酒器五件

琉璃器一十五件　瑪瑙器一十五件

玳瑁器一十五件　珊瑚七枝内二枝按此下疑有闕文

沉香五十兩

右謹專獻上　國相元帥請檢留白

回南宋書

天會四年十月二十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會驗今年正月十五日誓書三鎭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內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者今承來書守臣求救既以忠孝爲言將士請行欲展急難之義則上所立嚴誓大宋皇帝自爲渝變而王雲等至皇子右副元帥軍前所呈事目稱奉本朝皇帝口宣本朝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義有虧由此而言則罪歸於臣下也豈其事中異端若此之多因未知所言孰是可取來書云願以稅租之入增爲歲幣之常者且以三鎭之土地人民既

割爲我有其所出租稅必竟何歸此雖不敏亦望粗曉況聰明者乎又王雲事目今罄竭府庫應副犒軍之用恐不能如數實出窘匱以此詳味特謂敝府惟貪犒軍之用且官兵之所以舉者蓋行弔伐之義也向所見如彼是知貴朝之不知罪已而惡之甚也此中事理早遣人使入國問罪日月淹久猶不回程幸望高懷從其弊幅微寒屆候善保多福今因秘書少監李若水等回專奉書陳謝

宋宣撫判官書

九月十五日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河北河東路○原脫河北二字依吳本補與後文合 宣撫判官折彥質謹遣修武郎吳革修武郎李銳致書于大金元帥國相閣下彥質聞和久

而不能信則必戰戰久而不息則必復和自古簡册所載多矣不特今也自頃兵連而不解三軍暴骨已歷三時此亦上穹悔禍兩國結好息民之時也恭惟主上皇帝恭儉愛人出於天性視民如傷無此疆彼界之異二邊搆兵非其本心凡近日將相大臣弗克欽承與夫謀國不臧爲天下生事者皆已黜之遠方永不復用彥質亦新命來典兵戎之寄陛辭之日仰承聖旨深念生靈蹈茲塗炭至勞寤寐惻怛之訓叮寧切至皇天后土實鑒臨之比遣信使三輩王雲等躬詣大金皇帝闕下遣楊節度使及燕雲中軍前且道永結歡盟之好計其道里當已有達乎國都者又會闕下遣楊節度使至威勝軍前邊吏以聞此固以契主上皇帝聖心之所憫矣已聞

臨遣官僚往迓信使又飭邊吏日竢動息其誠意端慤亦可見矣彥質以不材謬當斯任竊料天地鬼神已有休息生靈之意故兩國皇帝各形至誠惻怛之心棄捐細故永保大和斯民大會可勝言哉彥質與閤下俱在疆埸儻各能體國願戒守兵之官按兵不動勿相侵擾以竢盟誓之必成和好之永結則北方軍民又免鋒鏑之禍流離之苦其受閤下陰德大賜豈有窮已伏想仁明必能垂聽洞然而不疑也秋氣已涼伏冀善護寢飧以介福履謹奉狀布執事不宣

宋謝過書

靖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近者李若水去想已伏謁麾下奉書以道其略遣使以陳其詳

諒惟英明特加周察昔在潛邸講學惟勤其於政事一不與聞忽蒙內禪驟攬萬機適當多事之搶攘未嘗諳練不免大臣之獻納悉以聽從無何姦邪輒生註誤遠言章之交擊方悔悟於前非隨加竄流使瀕於死然亦晚矣追之何及唯國相元帥器度宏遠智略沉雄他邦之人莫不欽重回賜薦至情義藹然感憮之私言不能旣或聞統聚人至貢定嘗遣請和之使往詣闕庭嘗蒙從欲之仁各安疆場幸收兵而靜謐必俟命於斯須頃被初恩更祈終惠克符願望豈勝感銘

別幅

本朝和議使鄧紹密回曰皇子郎君令館伴蕭寶導意欲得白花蛇除已附一合送皇子郎君外恐國相元帥亦欲得之

以一合附送

酒五十瓶　果子四合　茶一合

風藥一合　白花蛇一合

右請檢留白

宋宣撫司牒

大宋宣撫使司牒大金國軍前契勘日近准朝旨已與大金國議和約束諸道不令進兵及於九月中旬大金國所遣和使赴闕去訖今又據河北路開報稱所有大金國人兵昨曾在眞定府等處日近並各未聞抽回詳此兩朝信約固以堅明兼不住承准朝旨惟務約束不得生事日近據汾州平陽府等處申報各有大金國人馬抄略致人戶驚擾不安緣此

深恐有害和議須至移牒者右牒專差人賫牒前去請詳此
速行約束彼處人馬務在戢歛各守信約無致抄略驚擾致
有害兩國講和大議謹牒
靖康元年十月三日牒
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河北河東宣
撫判官折
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河北河東路安撫副使劉
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种
都部署司回牒
大金山西兵馬都部署司牒朱宣撫司准來文云云須議回

文契勘近奉元帥府露布左副元帥報今月十五日占領眞定府先鋒軍都統申汾州不伏招誘今月八日攻下當司想其眞定必不願歸益以大軍攻下一同汾州況近日元帥府已遣使往貴國問罪雖知前去至今尚未回來是致大軍未聞抽回今承來牒既與議和應是貴國自以渝變前盟爲罪添割土地請和交過本朝遂致開門引納重兵撫馴了當則其餘應合本府占守州軍縣鎭寨關隘亦宜逐旋交割按納王師益協所請議和得息生靈不然則不止有傷朝廷合撫人民亦恐貴國不獲安便自茲愈深事須回牒大宋國宣撫司到請照驗施行

天會四年十月日牒

宋宣撫判官書 此書不答以其僭越無謂不足與論故也

十月十日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河北河東路宣撫判官折彥質謹遣修武郎劉寶致書于大金元帥國相閣下彥質聞古者交兵使在其間此言小忿不廢大信也今兩朝搆難逾三時矣而信使載馳禮聘交修則知王者舉事信義爲本非若尋常貪土地矜殺伐之流可比方也故日者輒以尺牘具言本朝叮寧懇惻之旨竊意上天悔禍欲令兩朝皇帝捐細故保太和其旨甚明僕仁人也既乏蘇秦犀首之辨口以更移從約又無燕丹齊慶之誠心以感動物蒙徒以區區之志猥瑣之論側聽逾旬無所發明懷不能已復進狂瞽夫好生者帝王之大德也體國者人臣之至分也

故上有不忍之仁則下行愛民之政上有不貪之惠則下盡無求之節況於居輔相弼諧之任當疆場爪牙之寄不肆欲以窮取惟內恕而及物此固賢達明智挺立古今之表者固閣下胸中素定而兩地之人所望於閣下者也僕于平昔竊欽高義幸得備綏靖之職居顧盼之地望旌旗而係心聞金鼓而增氣今信使入朝話言方洽惟須遠圖以答天意幕府所以日夜警勵切戒吏兵帖焉自戢義不當以又使北向而關弓者也今游騎駸駸時獵於近郊細民無辜或困於刦執徬徉乎雞肋之獲而忽耏乎邱山之重竊仰閣下之謀猷義不出此意者偏裨未達兩朝之大計也伏惟閣下以高世之才居特尊之位舒慘歸其嚬笑安危係於靜作號令所留草

木僕然亦何惜隻使一箭之令使兩地生靈得以泰然歌詠閣下之功德無窮而報施不匱者也僕雖不才願附羊陸之義惟閣下裁之不宣彥質再拜

宋復遣陳謝請和使書係楊天吉等問罪回書

靖康元年十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郎君累常遣使相繼奉書今已淹時想必聞鑒意雖難盡言亦頗周詳○按周詳二字當衍其一儻爲繹思必加矜察大抵人誰無過固貴自知既克改於前非當徐觀其後昭在昔東宮之日但歷覽於羣書逮登寶位之初乃乍臨於庶政姑聽從於宰輔不億度其姦欺難掩臺評尋加憲責靜言既往雖悔何追今者惠書意皆切理但三府乃祖宗之地況本土有陵廟之存當

務安寧乃經驚擾與言及此爲緒無聊雖殫累百之詞更致再三之懇是望高明之德易知愛孝之情當愊而和式見包容之量既取而與尤爲特達之恩厚有被蒙終期報稱初冬尚寒更希保護大宋陳謝請和使朝信郎試尚書吏部侍郎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及之等

別幅

青緑綾五十疋　紅錦五十疋

鹿胎五十疋　合錦五十疋

藥一合　龍腦二百兩

荔枝一千顆　生薑五十觔

乳塘獅子一百顆　橙子五十對

汾州蒲桃五十觔　　小龍團茶一十觔

大龍團茶一十觔○此句依吳本補　夸子正焙茶一十觔

右謹專獻上國相元帥伏惟令慈俯賜容納謹具狀申聞

謹狀

回答書外事件

一諭及上皇自省前非傳付今上應有誤國姦臣並令貶竄勘會議和文字別有貶竄此亦誠如來諭蓋緣初膺傳國姦邪未見刑誅之事難以遽加然亦不久漸逐不令在內今則或竄或誅既已久矣後以不明繼用吳敏李綱吳敏則爲少宰李綱則知樞密皆居要地親執攻柄不知元乃蔡京蔡攸之黨陰相交結欲報蔡氏之恩希冀復用其所

妄作一體蔡氏其所稱密奉聖旨皆其專輒所爲承差信
使面出帛書半印見之悚然豈不慚負此吳敏李綱相協
爲之初不加察爲所詿誤昨因言章交攻因先遣李綱在
外爲宣撫使雖是總兵其實不令在朝然吳敏猶爲少宰
中外相應爲姦不已自古將臣總兵不從中制故得自閫
以外將軍制之所以李綱在外擅自發兵若論誤國之罪
可擢二人之髮今則吳敏李綱皆已竄逐遐裔

一見諭願不聽納姦臣至誠修睦此乃善言見誨德意甚美
豈勝感服大抵天道昭然咫尺可畏況爲人主臨御萬民
一言一語何可不思既許講和願觀其後

一天下之情遠近皆一睽間則疑生和會則疑釋兩朝搆兵

初因睽間雖有使人去來書辭往返然言不盡意未免生疑惟在聰明深加孚察

一承差信使人未至本朝聞先遣二人持牒威勝軍界威勝軍小處不敢便申朝廷先申宣撫使是時宣撫李綱身在懷州見牒有問罪之名知罪在已畏懼朝廷必治其罪於是巧說遷延不以聞達其後威勝軍奏到即便時發遣接伴在河陽等候多日不聞來耗朝廷再三催促方知軍前信使入界古者交兵使在其間若非李綱挾情豈有稽留之理

一發遣張孝純家屬垂情講好葢亦憐無罪之民爲首就誅宜可緩也已孤之旅使悲號而載路宜慈惠之動懷彼微

類何足以除况威聲已著于遠聰明幸察旨意無他

一亡遼人有未發遣契勘亡遼人在此遠近有之其有官人皆是額外添差並不令管勾職事無補州縣徒費祿廪自欲發遣非所占吝向者發遣正在擾攘之際寇盜縱橫塗路姦澀多遭攘奪以被殘害致老幼失所深可憫憐一等生靈更無彼此只候通和旣定兩境帖然卽資給遂人安穩發遣

大金弔伐錄卷二終

大金弔伐錄卷三

元帥府書以黃河爲界

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近日恭依宣旨遣使問罪來意雖以委任不當爲辭然未肯服罪致令重兵河北河東兩路齊進所經州縣軍府服者撫之拒者攻之今月初六日已到澤州界不往前進及所遣先鋒今月十四日過黃河河不施船楫不由渡口直涉洪水諒亦洞悉載惟大宋屢變盟言若不以黃河爲界終不能久故今議定河北河東兩路先行收撫其中或有來自河外者不拘甚處人民並許放回所有見在職官兵卒並合一例存撫然念抛鄉之人亦議定與河外見在兩路未下州府官員兵

人並許放回請差近上官員前來交割引出俾見家小仍服罪訖一面先具凡所聽命不違國書回示如或不見依從稍爲遷延將恐別招悔咎律正凝寒善祈多福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汭貝勒色哷美前去奉書陳達不宣

李若水狀

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徽猷閣學士朝奉郎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若水准敕再差充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與告和使知樞密院事馮澥同行今月十五日起程賫奉本國皇帝交割三鎮國書曉諭三鎮敕榜及詔路允迪張邦昌依元約施行文字竊恐遲滯若水已兼

程先來差使臣王深尹賞蔡松及邱吉呂青前去軍前報信
伏望令慈特賜照會施行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狀
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參議武翼大夫武功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王履
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徽猷閣學士朝奉郎隴西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若水
馮澥狀
大宋告和河東大金軍前國信使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安西
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賜紫金魚袋馮澥右澥祗承朝命恭
造行臺輒犯威顏冀尋信誓赦既往之不咎許惟新之是圖

二境兵戈庶有息肩之漸兩朝懽好寧無握手之期冒昧而來匍匐以請澥年當衰邁位忝樞機得罪先朝幾死凶邪之手受知今聖誤叨將相之權常懷欲報之心遂備告和之役趨瞻在邇喜懼交深謹具狀申大金國相元帥伏候令旨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

大宋告和河東大金軍前國信使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安西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賜紫金魚袋馮澥狀

宋主書 告和願割三鎮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專馳使介遠布悃誠今春大軍俯臨郊甸尋以上皇傳位之意引過請和承大金皇子元帥奉伯大金皇帝酌中之命特修舊好

尋報知大金國相元帥並令班師信義之重比堅金石於是
宗廟再安生民賴慶乃割三鎮以謝德惠既而諸州民情愚
執羣臣議論二三往復告求致淹時月盖緣寡昧失不詳思
誓約之明豈敢輒易果煩大軍來詰茲事中外震動不遑寧
居禮既有虧追悔何及過而能改請踐斯言其三鎮之地今
並依正月所立誓書交割施行惟冀兩路大軍早回使趙氏
二百年社稷永寧億萬生靈全其性命仁恩之大山海難喻
自此傾誠萬世不易上天實臨百神在列何敢背違自取殃
禍今遣知樞密院事馮澥徽猷閣學士李若水充告和副使
緬惟英哲必爲矜從與律方嚴倍加珍攝白

事目

一今來交割三鎮並依今年正月誓書已詔路允迪依應施
行其交地官就差滕茂實
一交割三鎮慮人民堅守已出敕榜告諭開門其帥臣守令
以下官吏兵民及其家屬財物并客旅道僧隨行物色凡
係內地人依今奉貴朝曉諭發回更煩詳諭所委官員如
數放行
一交割三鎮諭令開門若甲兵稍近即人生疑懼莫敢便出
須煩令旨移兵近北稍遠止令貴朝官員好語說諭即一
方安心兼若擁併而出顛沛於路無不受弊幸不催促令
其收拾和欵而歸將來發遣北地官民敢不如是
一北地官民已委隨處提刑責知通令佐隨近次第盡數發

遣仍給盤纏差人防護至界交割

一犒設兩軍金銀初大軍到城下庫藏所積既已罄竭遂取宗廟祭器及宮中所用應干器物又搜索民間雖釵釧之類亦已鎔銷至如宰相及百官所繫金帶並括取不遺然止得昨來已送之數後來取於遠方州軍亦是日前耗費略盡今盡底搜索止有金二萬五千兩銀三十萬兩見續次發遣自知微細不足犒設大軍諒惟特加矜察貸免所欠不勝慙怍

宋主書 按此標目原本脫去今補入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

昨目太上皇航海遣使請求舊地特承大聖皇帝異恩委割

燕雲兩路猶爲不足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由此遂致興
師今春河北路皇子郎君兵馬先至城下太上皇自省前非
尋行禪位遣執政以下屢告爲有再造之恩割以三鎮酬謝
又蒙國相元師雖已撫定威勝隆德汾澤高平等處爲念大
義已定秋毫不犯亦便班師止以太原爲界續承使人蕭仲
恭趙倫等至報諭恩義被姦臣邀功復使聽從依前附使間
諜大金功臣及舉國動兵以援太原詔所割州府堅守不從
及承問罪不勝惶恐今蒙惠書兼來使保靜軍節度使楊天
吉昭德軍節度使王汭貝勒色呼美疏問過惡皆有事實每
進一語愧仄愈增今日之咎自知甚明今准割黃河爲界貴
圖兩朝安便所有蔡京身亡王黼童貫已誅馬擴不知所在

吳敏涪州安置李綱夔州安置張孝純先知太平府○按原本作太原府今依吳本詹度河南安置陳遘見知中山其中有係在遠不知去處便當根逐一依來命今遣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聶昌齎送詔命令黃河東北兩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一一專聽從命不敢依前有違已立信書今乞早為班師以安社稷至願至懇白

今具下項

蔡京責授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已死　童貫責授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已誅

王黼責授節度副使雷州安置已誅　李綱責授節度副使夔州安置

吳敏責授節度副使涪州安置　馬擴昨任真定州路廉訪使今不知存亡

詹度河南安置　陳遘見在中山

張孝純家屬 開在徐州或南京

河北河東兩路州府軍縣人民河東聶昌前去交割河北

耿南仲前去交割

聶昌說諭河東士民

昌啟守土之臣自合遵奉朝命令守則守令棄則棄今既有敕書令割與大金何必區區堅守即今若堅守則必招大兵攻打殘破應河南官員軍人百姓商旅既不得南還而士人又不免屠戮之禍何可遂復舊業耶況於京城危迫如此方籍交割以退師儻若稽緩豈不誤國大事今交割兩路河北則差耿門下河東則親賫詔書朝廷危迫之意可知矣昨者備坐聖旨約知通以次出城面議既不略至城外審驗是非

諭問端的輒下矢石引兵出戰殆非體認朝廷危迫之意昨晩又遣三輩賫敕書往又復無報不知公等意欲何爲今交割大帥亦不以城中拒守爲怪但欲疾速交割以了國家大事開門之日秋毫一無所犯放官兵商旅南歸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幸早爲之所無復疑慮若稍遲遲大兵一至悔無及矣昌舊名山六月間賜今名恐公等未知故以奉聞古者交兵使在其間葢欲通彼此之情也昨晩親詣城下遣使臣賫劄子奉聞輒下矢石再遣三介賫敕書去亦未見還豈非爲所傷乎雖他邦遣人尚不可如此況本朝皇帝遣一樞密親行而所差去皆朝廷之人不知輒固拒何也請深思之無貽禍

宋主與河北河東敕

敕官吏軍民等頃者有渝盟約致大金興師朕初嗣位許割三鎮以酬前恩偶緣姦臣貽誤三府不割又閒諜大金功臣再致興師使河北河東之民父子兄弟暴骨原野夙夜以思罪在朕躬念欲息生靈鋒鏑之禍使斯民復見太平莫若割地以求和講兩國之好是用黃河見今流行以北河北河東兩路郡邑人民屬之大金朕爲民父母豈忍爲此葢不得已民雖居大金苟樂其生猶吾民也其勿懷顧戀之意應黃河見今流行以北州府並仰開門歸於大金其州府官員兵人即依軍前來書許令放回南地速依今敕勿復自疑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遣意指不多及敕付諸州

軍下項

一河東路

岢嵐軍　隰州　保德軍

憲州　火山軍　忻州

遼州　太原府　汾州

懷州　寧化軍　平陽府

石州　平定州　絳州

威勝軍　澤州　隆德府

代州

一河北路

濬州　衛州　相州

磁州　洺州　邢州
趙州　真定府　中山府
永寧軍　深州　祁州
北平軍　河間府　莫州
安肅軍　順安軍　廣信軍
雄州　保定軍　保州
信安軍　霸州

樞密院告諭兩路指揮

樞密院勘會昨以大遼失政興師弔伐有大宋遣使航海請割幽燕元係五代陷于契丹朝廷方務善鄰才獲幽燕即割前地歸復界至此乃朝廷有大造于宋也不料大啟貪心潛

謀不軌結搆平山禍及宰輔招納民戶接引叛亡然朝廷侭存大體敕戒邊臣惟索人口之外一無理辨亦可謂包容之深也而彼人猶不悔悟飾詞隱蔽譎語百端反云本朝幅員萬里民居散漫無處根尋又於疆埸多方作過去冬宣委元帥府興兵討罪兩路並進有皇子右副元帥先到汴城舊主奔逃竊行禪位蓋亦自咎也新主嗣立哀泣告和遂成所請惟割三鎮以贖其罪即時班師何期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密敕居民嬰城堅守續遣大軍冦援河東雖每遭覆敗尚不知改過再奉宣旨重行弔伐先以黃河為界除兩路前次攻絳州府軍縣外先遣先鋒軍今月十四日平涉洪波昔所未聞非夫獲罪自天豈有如此之異蓋亦自作之孽故也仍遣人

使說諭此意及帥府今月二十七日駐泊永安軍宋方致書云深悔前非聽命不違別差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前來交割黃河以內州府民人並歸朝廷再念彼民以其易主寧無顧戀之心然久在薄俗早不聊生爾亦共知況今並許各居舊鄉一無遷徙朝廷亦俟元帥府措置了日厚與存䘏應自前日煩苛科斂重役諸般巧細糴買折變香礬鹽茶之類凡爾疾苦候隨處所申到於民有害並與蠲除或有饒利亦與興舉亦見太平之日后雖之異當使知之合先告諭須至指揮

河北路

濬州　衛州　相州

磁州　洺州　邢州
趙州　真定府　中山府
永寧軍　深州　祁州
北平軍　河間府　莫州
安肅軍　順安軍　廣信軍
雄州　保定軍　信安軍
保州　霸州　永靜軍
冀州　恩州　青州

河東路

岢嵐軍　隰州　保德軍
憲州　火山軍　忻州

遼州　太原府　汾州
懷州　寧化軍　平陽府
石州　平定州　絳州
威勝軍　澤州　隆德府
代州　嵐州　慈州
河陽府　河中府

石下逐處可照驗就便及指揮所轄去處粉壁曉示管內官僚僧道耆壽軍人百姓比至相次別行措置規畫以來並仰向化爲業勿謂早不歸降別生疑懼仍比至正官到任須得自相告諭各務安堵兼河內州府人民應自來驚移在河南者見於宋國追索遣回復業若隨處有逃散戶口亦仰逐旋

招集著業今隨處既歸本朝宜同風俗亦仰削去頭髮短巾
左袵敢有違犯即是猶懷舊國當正典刑不得錯失付逐處
准此

天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元帥府與宋書兵近都城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三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
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近楊天吉等回特
沐華音准割黃河東北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
示一一專聽從命者當府照會訖深稔美意見差官同知樞
密院事聶昌分路交割去訖今勘會有數州在河內而來書
不入交割之數所索官員及家屬多有漏落係使人理會不

盡來書亦不見分明又不言後約以故兩路重兵已近都城期在定一今差保靜軍節度使蕭慶司農少卿楊貞斡貝勒色呼美專往計議所有事宜並已丁寧口諭前去幸望依從以副從命之言初陽在律善履多祺專奉書陳達不宣

宋主乞免攻城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比者旌旆遠來跋涉勞止嘗通音問未徹聽聞念和議之已成且使華之先辱再馳徽物用表私衷幸遂免于攻城仍早還於歸騎以示兩朝之信克成萬世之歡郊野冱寒倍希保愛白

又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比者累因專使布問想皆是徹遠來特承書示備悉勤誠伏自今春國相元帥由懷州收兵還北敦結和好出於眷厚極用感藏繼因間於聽任遂生嫌隙雖自咎悔已無所追是以王汭方行即令馮澥李若水等如諭交割三鎮及楊天吉邑呼美與汭再來承議畫河亦便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即日就道依諭前去所以每從來意誠欲休息戰鬭全保生靈不謂旌旆當此隆冬遠至城下重勤跋涉深所不遑載念仁人之心必能周全少加矜察以終前惠收還兵馬不使攻城宗社獲寧民庶安堵其爲恩念何以比諭感幸之深言不能敘初寒在律倍冀保調白

與宋主書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十三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者專使仰期親會今辱書音雖云備恐而使人却稱大宋皇帝有懷疑惑者其所云躬親出城豈有他意但以前後所言一無誠信遂有是議以驗眞從今既疑惑肯忍必也果若聽命不違據見去人使所論事宜並望依前更有事宜仍遣親信堪議論官同僕射何㮚等不過此月十五日出城貴憑約論比至結絕以來別遣上皇越王皇子親弟爲質今再差保静軍節度使蕭慶司農少卿楊貞幹貝勒色呼美等專去計議式當寒律善保多祺白

取干戾人劄子

童貫有子師楊師孔等　蔡京　蔡攸

王黼　李綱　李彌大

劉韐　王安中　馬擴

詹度　陳遘　吳敏

徐處仁　折彥質　折可求

呂仲　張孝純　王禀

已上干戾人數

滕茂實　范直方　李嗣本

蔡靖　高世由

已上本身或有兄弟在本朝取家屬圓聚

趙良嗣（并衆房伯叔兄弟元係北人）

折可存（係歸降逃走）

又右班殿直張觀東頭供奉官楊忠敏（自身）張謙張翼

將領長行軍二十餘人八月內走（係忠順軍）

宋主遣仕詵往議事宜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比者再承來使備見勤誠特免會盟允佩厚意國相元帥遂釋重兵方此冱寒衝冒勤勩頓師之久不急攻城出於寬仁良用感戢所諭欲令親信往議事宜今遣皇伯仕詵大臣孫溥前去載念惠好之厚更望曲全終始冬序方深倍惟調衛白

仕詵等充報謝使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
元帥近者專使之還已有謝懇遠勤旌旗入駐郊坰方此凝
寒屢瀆匪易內深慙灼良所不遑至於臨城攻擊頗緩允稔
來意出於寬仁極於懷荷戴惟通和之久德惠已深更冀始
終便爲解圍永固歡好今差皇伯仕詠樞密馮澥充報謝使
副祁寒在律倍冀保調白

回宋主書 係差皇叔祖漢東郡王仲溫同知樞密院事曹輔回書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二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
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介使復來音
書薦至詳味再三徒深披閱而來使云一面攻城遣使有懷
疑慰又云報謝通和乞早解圍者且今之所舉蓋緣渝約雖

有聽命之言未有聽命之實況以議定畫河特謂誠信須差
官同去交割而彼人反謀捉拏此之無信甚於去春遂議出
質割城發送官員聽命遷都表信方許通和人使既回一無
依從以故會議進擊然念貴朝宗社不忍立墜且陳器備聊
示攻城之勢本侯貴朝必圖悛悔而任自遷延其誠安在必
欲保全宗社永固懽和曷若並從前諭表信有實則所謂解
圍之舉肯延時刻一諾之言爭忍及覆如或執迷決無所聽
敢謂安危之理灼然驗於臨時隆寒紀律善保多祺白

宋主差李仔充請命使文字（係二十五日城破）

差李仔充往大金軍前請命景王杞充使謝克家副使李仔
副使係改差

與宋主書要近上官員議事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累遣使人備陳誠懇緣以執迷未盡定一且朝廷全付燕雲益務善隣而貴朝不爲厭足遂招背德結構逆賊招納叛亡此釁隙之所以　也去春王師到城哀鳴請和願畫三鎮計許和好又圖不軌密令堅守遣兵救援此釁隙之所以深也洎再舉問罪猶執謀計不肯聽命遂致事勢及此尚慮京人驚駭昨日遣李若水使臣入城以示慰諭今承遣到景王一行洞悉悛悟然聽命事大專候更遣執政何㮚并近上堪與議事者共同請命無以猶迷禍及平人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宋主求哀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久蒙恩惠深用感銘不省過尤尚煩責數比者大兵累至城下危然孤壘攻擊何難及已登臨猶存全愛方圖請命更辱使音特俾安心仍無後慮感極垂涕夫復何言謹遣右僕射何㮚齊王栩中書侍郎陳過庭求哀懇告切冀收兵天雪沍寒敢祈保嗇不宣白

宋求再造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軍前李若水等到特惠書誨及傳面諭意指備悉寬仁感刻難彊已依寵諭遣右僕射何㮚齊王栩中書侍郎陳過

庭前去請命更望再造保安宗社愛全生靈不勝恐懼哀祝之至雪候沍寒倍祈珍嗇不宣白

宋求哀請命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比者遣何㮚等奉書想已呈徹危迫之懇必蒙矜憫言念和好之重出於大德聽從弗明以致召釁還煩旌旗深所不遑然念師徒既登城堞何㮚濟王栩等又未回歸城內人情惶擾異常撫諭不定深憂自致生事却使不能奉承德意敢望特加存全早賜指揮少駐兵馬以安人心所有欲約事目一一謹飭聽從便當歃血著盟傳之萬世其爲大恩何以方此謹再遣使御史中丞秦檜徽猷閣學士朝奉

郎李若水武翼大夫王履求哀請命祁寒應候冀倍保調不宣白

元帥與宋主書要上皇出質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幣章既報美問復臻雖承懇告之言未副質親之素再敘悃悰更煩聽覽且重兵才至屢望會盟因謂疑惑乃從高意惟索上皇已下爲質而已亦不依應遂生兵怒以致攻擊而一無他辭但云收兵其理安在況事勢及此宜從初議早冀上皇與皇子出質別差近上官員交割已畫定州府軍縣及比至開門撫定以來更遣逐州府長官血屬執質仍使前項逐官親戚每州

各一名同交割官前去說諭俾知納士又一面速送所索官員并家屬緬惟照亮曲認懇誠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宋主乞上皇不出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適何㮚等還伏領書示及已蒙約單兵未令下城再造之恩何以論報且蒙恩許免親詣然欲上皇皇子出郊今城已破生死之命屬在貴朝又焉敢拒但父子之間心所不忍如何躬詣軍前求哀請命如蒙曲賜矜念更為望外允從豈勝至幸如其不然自惟菲德難勝大寶若蒙更立本宗但全性命存留宗廟保護生靈區區一身受賜已厚豈勝哀祈急迫懇切之至冬序嚴寒倍加珍嗇不宣白

宋主欲親詣軍前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孫傅等歸傳來意旨欲得上皇出郊切以父子之間有難言者今欲親詣軍前祈哀致謝一作請謹先遣秦檜馳報不知當於甚日甚處會見如蒙賜諭即當依從冬序凝寒倍冀珍嗇不宣謹白

送蔡駙馬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三十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近蒙惠書具見美意不勝感激所需姦臣親屬謹應如命但以前此誤國盡竄嶺外獨有蔡京之子絛見以除名勒停緣係駙馬都尉當時不曾遠竄今令樞密都承旨王

健押送軍前餘人以方在圍城中追究未得更俟續次根尋
遺發不敢少有失信凝寒在候倍冀珍嗇不宜白

宋主降表

臣桓言伏以今月二十五日大兵登城出郊謝罪者長驅萬
里遠勤問罪之師全庇一宗仰戴隆寬之德感深念咎俯極
危衷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猥以眇躬奉承大統懵不更事
濟以學非昧於知人動成過舉重煩元帥來攻陋邦三里之
城已失藩維之守九廟之祀當成煨燼之餘不圖深仁曲假
殘息茲蓋伏遇伯大金皇帝乾坤之德甚溥日月之照無私
不怒之威既追蹤於湯武好生之德且儷美於唐虞弗念一
夫之辜特全萬人之命宇宙載肅宗社獲安文軌既同永託

保存之惠雲天在望徒深嚮往之誠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桓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天會四年十二月日

宋告諭合交割州府官吏軍民指揮

中書侍郎近者大金元帥統軍親臨責以失信京師備禦曾不踰月遽爾失守迺蒙元帥仁恩保全更不縱兵下城止欲敦篤舊好復申前言交自河以北地界皇帝車駕出城面會上表稱臣宗社再造惟候逐處州郡撫定了當方欲歛軍仍要逐處官員血屬質于軍前才候交割了當便即放還〇按原本作放遠今以意改其不在此間者亦必根刷去訖更要自來用兵及誤國凡干戾官員或有死亡仍取家屬支散人等今除竄在

遠地差人去取外駙馬都尉蔡鞗尚不能愛惜已行交割訖今據合割州郡逐一差官各賚詔書委曲告諭惟本處官吏軍民被命之日宜即開門迎受一一遵稟所有本土人民便得安業獲免兵革之患其河南官員軍民寄居客旅者各許歸還則血屬俱寧公私無害在於今日愛君愛國明見事變速令約束乃爲忠義且前此州郡所以未服蓋欲區區堅守以效臣節今者京城既破即與前日事體不同且以京師地大人衆城池固阻穩若金湯尚不能保在爾一郡豈可拒抗儻或不從此言一旦城壁失守則不免盡遭屠戮之禍雖悔何追至如走出定須追索仰認皇帝須是交割必不隱諱復招已往之悔即與干戻誤國人等無異今謹宣布誠悃之意

再三播告惟本處官吏軍民互相勸諭上以安國家宗社下以保父母妻子無或執迷自取殘戮故茲曉諭各宜體認又准敕若係河外有係別路所管州府軍縣不入今來交割之數者亦仰一就交割本所今往河北交割所有河東路令差參議官徽猷閣待制張宇發遣前去交割亦須照驗遵依施行

宋主告收城上軍文字

先蒙恩許如親到軍前即收還城上軍兵今來既已出郊更望特賜約束緣見今城內民人驚疑慮出城後或生他變不免再露悃愊切冀矜從以副終始保全之意

宋主降表（係令改定）

臣桓言背恩致討違煩汗馬之勞請命求哀敢廢牽羊之禮
仰祈蠲貸俯切凌兢臣桓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契丹爲
隣爰構百年之好大金闢國更圖萬世之懽航使旌絕海嶠
之遙求故地割燕雲之境太祖大聖皇帝特垂大造許復舊
疆未閱歲時已渝信誓方獲版圖於析木遽連陰賊於平山
結搆大臣邀回戸口雖違恩義尚貸罪愆但追索其人民猶
夸大其土地致煩師府違抵都畿上皇引咎以播遷微臣因
時而受禪懼孤城之失守割三府以請和屢致哀鳴亟蒙矜
許官軍纔退信誓又渝密諭土人堅守不下分遣兵將救援
爲名復間諜於使人見包藏之異意遂勞再伐並興問罪之
師又議畫河實作疑兵之計果難逃於英察卒自取於交攻

尙復嬰城豈非拒命怒極將士齊登三里之城禍延祖宗將隳七廟之祀已觸銜璧之舉更叨授館之恩自知獲罪之深敢有求生之理伏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紹履鴻圖不殺之仁○按原本仁作神今依吳本既追蹤於湯武好生之德終儷美於唐虞所望惠顧大聖肇造之恩庶以保全弊宋不絕之緒雖死猶幸受賜亦多道里阻修莫致籲天之請精誠祈格徒深就日之思○按原本思作恩今以意改謹與叔燕王俁越王偲弟鄆王楷景王杞祁王模莘王植徐王棣沂王樗和王栻及宰相百僚舉國士民僧道耆壽軍八奉表出郊望闕待罪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天會四年十二月日大宋皇帝臣趙桓上表

行府告諭兩路撫慰指揮

行府勘會朝廷昨以大遼失政害及生民興兵伐罪收兵將還大宋遣使航海願復舊來漢地係五代所陷朝廷方務善隣才克燕雲即畫全地此朝廷有大造于宋不料天方肇亂（一作禍）自爲戎首結搆逆賊謀害宰臣招納叛亡邀回民戶朝廷不以爲咎惟索戶口猶不悛悟乃云本朝幅員萬里居民散漫難加根究無計可得輒鳩集兇黨剽刼邊民侵掠畜産使不獲安終然不悟朝廷雖欲惻隱莫由獲已乃命行府興師問罪去春兵抵汴京上皇方知深悔亟行禪位嗣主求哀願畫三鎮復修舊好無何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密令堅守遣兵救援陰搆使人潛圖禍亂遂率宣旨重申弔伐雖許畫河

亦不以實聞十一月初二日大兵會於汴都猶不伏罪准備攻具塡疊壕道已踰十餘日當月二十四日進擊次日城拔三十日國主出降今月初二日降服上表望闕稱臣以奉正朔令依元議差官前去說諭交割河北河東州府軍縣尙慮所在以早不歸欵爲懼或飾僞辭有緩撫定再念自河之內天啟洪塹以限彊埸昨來大兵所至其有迎軍納土循省撫定其拒命者或有按以軍法或有示以寬貸皆臨時從宜措置想必共知今河北河東兩路纔候交割官員至彼說諭卽仰逐旋燒毀樓櫓具狀納土開門以待行府別差官員就去存卹應有前日重難徭役科斂諸般細巧糴買變折香礬茶鹽之類凡爾疾苦並爲蠲除或有饒利亦與興舉今除土人

外元係河南容居官員兵人商旅僧道欲願去坐並從自意敢有執迷稍勞官軍歸日必無容恕合行告諭須議指揮
右下逐處可各照驗就便及轉行所轄去處粉壁曉示各管士民耆老僧道軍人百姓知悉不得有違付逐處
准此
天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宋主謝書
十二月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累日授館禮意勤厚亦既覯止問勞稠重再造之恩何以圖報經夕匽薄之餘台體優裕謹遣使人承問興寢不宣白
宋主賀行府元日書

天會五年正月一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一氣週通三陽交泰惟五兵之既戢與萬物以皆春茂對休辰具膺純嘏更蘄保毓精慰願言不宣謹白

宋主許面議書

天會五年正月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專承使旨特示書辭慰懌之情無以爲喻金帛已令嚴切根括接續供納所有上徽號禮數冠冕車輅圖籍印板之類謹以來日躬往面議先此布叙幸賜照亮不宣謹白

廢國取降詔

敕趙桓省所上降表汝與叔燕王俁越王偲已下宗族及宰臣百僚舉國士民僧道耆壽軍人于十二月二日出郊望闕

稱臣待罪事具悉背義則天地不容其孰與助敗盟則人神共怒非朕得私肇自先朝開國乃父求好我以誠待彼以詐欺浮海之使甚勤請地之辭尤遜析木版圖第求入手平山僞詔曾不愧心罔天罰以自干忽載書而固犯肆予纂紹猶事涵容迄悛惡以無聞方諜師而致討猶聞汝得承位朕望改圖如何復循父佶之覆車靡戒彼遼之禍鑒雖去歲爲盟于城下冀今日墮我干畫中賂河外之三城既而不與搆軍前之二使本以間爲惟假臣權不贖父罪自業難追我伐再張將臣多激怒之心戰士增敵愾之勇息君犯五不韙之罪喪亦宜乎晉師有三無報之名倍猶未也以是濟河航葦降汴燎毛人競覆昏天莫悔禍誰肯背城而借一果聞舉族以

出降旣爲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所有措置條件並已宣
諭元帥府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行府下前宋宰執䝉一人

元帥府近以宋主降表申奏今回降聖旨劄子先皇帝有大
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
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旣而不改前非變渝迷執是致再討
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理況追尋載
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旣
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旣爲我有理宜混一然
念師行止爲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藩屏以王茲
土其汴京人民許隨主遷居者聽

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到宋宰執文武百官洎京寮一面共請上皇已下后妃兒女及諸親王公主之屬出京仍勾集在京僧道耆壽軍人百姓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惟道德隆懋有大勳業素爲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乏衆善有一于此亦合舉薦當依聖旨備禮冊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一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俟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地臨日共議

天會五年二月六日

孫傳等狀乞復立廢主 第一狀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今月六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

事傳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然念世被本朝恩德至深至厚嗣君新政纔及朞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若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悲痛激切之辭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始終保全之賜傳等誓當捐軀碎首圖報萬分謹具畫一下項

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已起發赴軍前同伸懇告之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即位以來修德勤政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譴訶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繼已盡行竄責兼檢會上皇昨遼大金信誓。按原本金作遼依吳本改亦係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悟

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合慈特賜矜察
一嗣君自在東宮卽有德譽著聞中外比及卽位臣民歸仰
今感戴保全恩德至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絶倘可以歲修
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目下未能數足將來
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永遠無窮之利若一旦
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效
一伏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主茲土許汴都人民隨主遷居
具見仁慈存恤備至不惟臣民愛戴罔有二心兼據今中
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冊立四方必不服從
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
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書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帥固可專行如前項所陳事理明白更望含慈特霽威怒終賜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取索公私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屏藩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

右件如前謹具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按孫傅等乞立趙氏前後五狀具載三朝北盟會編原本誤以第一狀第二狀

側直於帥府再下
舉人之後今改正

孫傳等狀乞立趙氏第二狀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右傳等伏覩皇帝詔書宜別擇賢人立爲屏藩許令士庶共議以此見皇帝被生靈之意聖德甚厚然傳等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朝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姦臣及國主年幼新立爲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伏望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自新號稱屏藩復立社稷容其還避以責後效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

欲立上皇諸子則乞於神宗皇帝二子選擇建立使長得北
面永爲屏藩非惟不滅趙氏之祖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德
永有攸歸傳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謹具狀申國相元帥皇
子元帥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孫傳以下告立趙氏狀第三狀
文武百僚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右
傳等准元帥府再遣翰林承旨吳幵前來指揮選立賢人傳
等竊以本國前日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
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竄將帥率皆敗亡之餘其他

臣寮類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祖宗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别立他姓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賜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方外即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爲屏藩傳等不勝痛切隕越惶懼之至謹具狀申

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八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孫傅等乞留皇太子監國狀 按此標目原本脫去今補入

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右傳等准元帥府遣翰林承
旨吳幵來問皇太子起發事緣自本國主往軍前議事止是
皇太子監國鎮撫今來若起發出門城中軍民必至變亂兼
以具擇立事申稟元帥府候定議指揮到日起發次謹具申
元帥府謹狀
天會五年二月八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帥府再下舉人

據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孫樞密等狀申事已洞
悉右元帥府竊稔朝廷所以必廢趙氏者豈徒然哉蓋以不
守盟誓不務聽命爲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陸梁如此
之甚者皇上猶以寬度釋其罪負別立賢人而已眞所謂伐

罪弔民之大義聖諭丁寧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君其違
命之罪亦已深矣以後不宜更復如此又狀申前日將相多
是罪廢敗亡之餘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
中孰肯推戴者天之運數既有其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
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
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爲
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
會驗在軍皆依河北漢兒若舉一人即與混一無異實違已
降聖旨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南官亦樞密院之所共知也
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有所舉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
不許何㮚李若水預於此議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

諸官各敘名銜速具管依元帥所舉推戴狀申

天會五年二月八日

軍民耆老等狀乞立趙氏。原本此篇在帥府再下劄子後依吳本移置此

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右鐸等伏聞二元帥公文備奉大金皇帝聖旨指揮欲令選賢人以主茲土鐸等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惟元帥擁弔民伐罪之師行應天順人之道既破京城斂兵不下全活在城生靈雖湯武仁義之兵未易過此念今上自處東宮至即帝位恭儉修德中外悅懷止緣踐位之初未熟政事輔弼非人有失大信致獲罪于大金皇帝也然今上雖失大信其於天下萬姓略無過失士民歸嚮人矣若遽見廢絕別立異姓不惟異姓中不見有德之人誠恐

庶民皇皇無所統一姦雄僭竊殺戮無辜如此則非所以上
副大金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也伏望元帥垂天地再
造之恩全始終生成之賜復立今上以主玆土世修享貢以
報洪恩今上感戴之誠何時而忘也如元帥府必欲以失信
廢之卽今太子監國。（原本誤作長立依吳本改）自當承嗣如更不欲立
之乞於親王中選擇賢者以承大位庶使太祖太宗二百年
基業不絕人心嚮慕實天下蒼生之幸今若别立異姓設或
倉卒之間選擇非人蹈前車已覆之轍不免再軫大金皇帝
聖慮而民復墜于塗炭也鐸等情動于中義不得辭仰冒威
嚴無任叩頭泣血俯伏俟命之至謹貢狀詣善利門投獻伏
望元帥府俯垂鑒察謹狀

靖康二年二月八日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狀

孫傳等狀乞立趙氏狀第四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今月初八日。原作初九日今依吳本與前文合準元帥府劄子節文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爲人主者一人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敘名銜速具管依元帥所舉推戴狀申右傳等竊詳本國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瀝懇哀告今來渝盟失信既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預尚兾恩造更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至生事若不容傳等死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命傳等無任哀痛惶懼隕越

之至謹具狀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九日。原本作二月十日依靖康紀聞改文武官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孫傳狀乞立趙氏 第五狀○此篇原脫吳本與下篇倒置今依靖康紀聞補正

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前已累申元帥府乞矜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事大國或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帖安以全大國弔伐之義傳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無任哀痛惶懼殞越之至謹具狀申元帥府伏候台旨。吳本脫此七字依靖康紀聞補

天會五年二月十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又狀。原題孫傅狀乞立趙氏今依吳本

右傳等除已與百官。吳本官作寮靖康紀聞與作同下多父老二字具狀申大金元帥府外尚有不盡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存亡繼絕唯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原脫等字依靖康紀聞補伸臣子之情則望賜矜憫念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百姓塗炭卒未得安傳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亡之況傳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爲宗

社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望台慈更賜矜察傳無任哀懇痛切惶懼隕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謹狀○吳本作謹具申皇于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十日吳本作九日下多文武百寮僧道耆老八字

帥府再下劄子○原題元帥府劄子今依吳本

吳承旨回賫到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孫樞密等狀二道并初七日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者蓋趙氏之罪深也況詔旨叮嚀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祈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緣趙氏太祖執與推戴自立尚可何況遵依聖詔擇賢共立孰謂不可

兼早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官軍民僧道耆老乞行府選擇行府于在京官寮未諳可否但想在京目下爲首管勾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諸在京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照驗此意若所指在京目下爲首管勾官員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銜狀申如亦未可卽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申所有取索趙氏枝屬不過今日發遣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不發遣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

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〇靖康紀聞作初十日此疑誤

復下汴舉人

今月初十日右副元帥親赴左副元帥麾下共議京人告請

復立趙氏事至晚到本營方有善利門下軍員送到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告乞復立趙氏事文狀并孫樞密等今月初七日八日十日三次狀五道錄白緣爲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京須得别薦外善利門下人員以輒受文狀嚴加懲戒訖竊慮京人猶以投狀爲辭别敢推注住滯今請在京諸官孫樞密等照會速依吳幷旨莫學士等賫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住滯

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

張叔夜狀乞立趙氏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契勘畢具申乞存立趙氏之後今奉令旨見今爲首管事之人緣本官非衆所推兼勘會曾于八

日令旨如無可推合具申管依元帥府推戴狀今來欲乞檢
會累申從元帥府於嗣子或軍前支屬內擇立一人所貴恩
歸元帥府永為屏藩而趙氏宗廟尚得血食右謹具申元帥
府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狀

乞命張邦昌治國狀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准元帥府
牒須得共薦一人限今月十一日狀申者契勘自古受命之
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勳德在民或權强近臣或英豪特起有
大材略因而霸有天下方為人所樂推今來本國臣寮如孫
傅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卒皆駑下迷誤趙氏以至亡國人

皆懷怨方且俯伏謹候誅夷若或付之土地俾爲藩屏必爲百姓忿疾旋致變亂上負選擇之意然今奉元帥之令備到詔旨嚴切舉國惶恐非敢違拒實以在内官寮委無其人伏望元帥合慈體念乞於軍前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別有道隆德懋爲天命之所歸者乞賜選擇本國臣民敢不推戴者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秦檜狀乞立趙氏（按此標目原本脱去今補入）

朝散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准元帥府指揮如別有異見具狀申者右檜竊以自古建國立王非爲率衆庶以奉一夫

蓋欲代天致理使生靈有所依歸不墜塗炭也契勘張邦昌在上皇時執政日久伐燕敗盟之計皆所預知今若冊立恐元帥大兵解嚴之後姦雄竊發禍及無辜將不稱元帥弔民伐罪之意若蒙元帥推天地之心以生靈為念於趙氏中推擇其不預前日背盟之議者俾為藩臣則姦雄無因而起元帥好生之德通於天地檜雖草芥亦被生成之數無任待罪隕越激切懇求之至謹具狀聞伏候合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朝散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狀

元帥府要秦檜徵斷

據前宋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狀乞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行府已申奏朝廷乞立為皇帝仍賜冊文不晚降到冊文

見得事體輕重便索鑄造合先取紅羅一十段紅絹一十疋
玉簡一匣金箔貫索應用事數全并用冊寶匣牀舁應干合
用物件○按合字原脫依吳本補與後篇文正同並全請在京官寮疾早準備應
副入京月日續有文字次所有迎接儀仗亦請依例準備等
接仍比至行禮以來應有所司事務依舊管勾又勘會先去
劄子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今據前中丞
秦檜狀尙言乞立趙氏特係違令合要本官懲斷速起發前
來
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
依准製造迎接等事狀
在京官寮吏部尙書王時雍等今月十四日吳幵莫儔賈到

軍前文字據前宋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狀乞命張邦昌以治國事行府已申奏朝廷乞立爲皇帝仍賜冊文不晚降到冊文見得事體輕重便索鑄造合先取紅羅一十段紅絹一十疋玉簡一匣金箔貫索應用事數全并用冊寶匣牀舁應干合用物件並全請在京官寮應副疾早准備外入京月日續有文字所有迎接儀仗亦請依例准備等接仍比至行禮以來應有所司事務依舊管勾又勘會先去劄子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今據前中丞秦檜狀尚言乞立趙氏特係違令合要本官懲斷速請發遣前來者右除紅絹紅羅令賫至軍前交納外有所玉簡冊寶匣牀舁應干合用物件取責到少府監申狀委得于日下監勒合干人計

料合用物等乞支降製造見責近限令疾速了當次所有迎接儀仗已牒禮部太常寺依例准備等仍比至行禮以來應有所司事務恭依指揮依舊管勾其前中丞秦檜已發遣赴軍前去訖謹具狀申元帥府伏候指揮
天會五年二月十五日在京百寮吏部尚書王時雍狀

議遷都狀

在京百寮吏部尚書王時雍等今月二十日吳幵莫儔自軍前傳奉元帥令旨集議遷都可往是何去處伏覩前詔汴京人民許隨主遷都緣此事大未曾迎接新主非臣民所敢輕議今舉國生靈已荷大恩自合一聽令旨豈敢自擇今恭承嚴命衆議所遷去處如揚州江寧府乞賜詳酌與新主依前

來合旨臨日共議施行謹具狀申元帥府伏候台令

天會五年二月日在京官寮吏部尚書王時雍等狀

大金弔伐錄卷三終

大金弔伐錄卷四

冊大楚皇帝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粤惟有宋實逌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葢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稱端搆亂反義爲仇譎詐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張紀綱弛紊況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尙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已父既無道于前子復無斷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神幽燭細旌

旄一舉都邑立推且眷命攸屬謂之大寶苟歷數改卜未獲
偷安故用黜廢以昭聰鑒今者國既之主民宜混同然念厥
初本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
通神姿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
有歸乃人情之所係擇其賢者非予而誰是用遣使特進尚
書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
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韓資政副使榮祿大夫行尚書
禮部侍郎提點大理寺護軍譙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
封一百戶曹說持節備禮以璽紱冊命爾爲皇帝以理斯民
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已外除西夏新界疆埸仍舊世
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于述職問音歲致我無

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與子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往欽哉其聽朕命

天會五年三月七日

押冊金紫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知御史中丞上護軍彭城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思

讀冊樞密院吏房承旨中散大夫衛尉寺卿上輕車都尉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愿恭

押寶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王企中

奉寶樞密院戶房主事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行太
常少卿兼侍御史輕車都尉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李忠翊
貝勒呼喇呼充傳宣
東西上閤門使韓企先充禮直官
又有各人人從並樞密院差
賜物
玉冊　冊匣　冊牀　行馬一對
金印大楚皇帝之寶　寶匣　寶牀　行馬一對
紅羅窄襖子　平面玉御帶純金龍口束子錦𫄨全
銀裼中單　烏紗幞頭

衣匣　　衣牀　　行馬全

楚主與行府書欲親謝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

○按大金二字原脫依吳本補後楚主謝遣使書定復致書二篇同

皇子元帥今月七日伏奉

皇帝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省庸陋之資何以對揚休命前此固常所避終不獲辭載惟選授之初盡出薦揚之力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願亟拜於光儀庶少申於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遂遣從官是敷勤懇重蒙諄諭仰識眷存然而淹日未前撫躬無措恐浸成於稽緩實深積於兢惶伏望聖慈早容趨赴候承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面敘不宣

謹白

賀南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三日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向承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士庶之謀已諒聰英之聽具聞天闕優降冊書禮命恭行羣情胥悅未遑伸於慶祝不圖辱於華緘幸容先導微悰繼陪高論今差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護軍廣陵縣開國公高慶裔彰武軍節度使金紫榮祿大夫檢校太保兼侍御史上騎都尉隴西縣開國侯李上還充慶賀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楚主謝遣使書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

皇子元帥邦昌猥以菲才誤膺聖擇但俯臨於禹甸方瞻仰於堯雲對敭璽紱之華激切肺肝之感懋惟選建實自薦論願趨謝以陳誠辱賜書而贊善情文兼厚副以儀物之多恩義並隆煥乎袞冕之賁靜言荷戴詎可名言重念授冊以還甫迨彌旬之久粤從請念尚阻造前祈深察於羇悰庶早覿於名範其如懇切曷究敷陳仰冀英聰俯垂照鑒今因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護軍廣陵縣開國公高慶裔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回南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四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比遣使人聊申慶

禮辱緘封之繼至亦悃愊之彌深其於感激未易敷述所云
之事佇期翌日仰奉光儀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楚復致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五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大金國相
元帥皇子元帥比緣慶問尋具謝緘載申請命之誠實懼瀆
尊之咎重蒙矜容特賜俞允郎祇伏於軍門方佇瞻於台表
其如欣澤曷罄欽誠謹奉書復聞不宣謹白

行府與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
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近辱華音備詳
雅意以左丞馮澥管軍郭仲荀皆素著於忠儉欲俾還于職

務竊以上件官將要之定議係于北遷既來命之克勤何斡
府之敢吝簽書樞密院事曹輔禮部侍郎譚世勣中書舍人
孫覿給事中沈晦閤門宣贊舍人李仔朝散郎汪藻閤門祇
候趙瑰給事中黃夏卿宣贊舍人趙詵右文殿修撰宋彥通
觀察使邢端彥將作少監蘇餘慶少府少監徐天民少府監
丞許汪崔亭復包師道羅公彥宋忠劉思齊郝敏任良臣武
恭孝李琦并人從家眷等或從行廢帝或因事軍門今并遣
還庶俾分任外自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
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徵括之
急重困斯民亦議權止又有夏國并別事宜今差保靜軍節
度使蕭慶觀察使李原闕名口諭所云前去計議仰惟高明幸

察悃愊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行府告諭亡宋諸路立楚文字

元帥府勘會往者遼國運衰是生昏德先發釁端自爲戎首朝廷爰舉義師奉天伐罪不期宋人浮海計議侯并遼國願割燕雲歲納金縑自依舊例先皇帝以有容爲德嘉其來意置以不疑即時允許爾後全燕才下割之如約其謂恩德不爲不多於是要以天地質諸神明遂立誓文盜賊逃人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民傳于子孫守而勿失既而宸輿北返宰執東行不意宋貪婪無厭稔其姦惡忘前施之義潛包倖亂之謀遽瀆誓約結搆凶頑使圖不軌據京爲叛賊殺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密令納土仍示手書竊行

撫諭遂使京畿之地鞠爲寇場洎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輒相保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至追索傳以僞首旣殺無辜又貸有罪不仁不恥于此可知朝廷方務含容不形其惡但誡邊臣戶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和好之故也彼尙飾以僞辭終爲隱諱招納叛亡反擾民戶使邊賊出沒作過所有歲幣又多愆期背德忘恩莫此之甚朝廷亦不咎之依前摧索亦不聽從反云本朝幅員萬里民居散漫雖欲根究難指有無況事皆已往請別計議據彼迷辭意涉誇謾至于本境行發文字輒敢指斥朝廷言多侮謗雖累次移文俟其改過終不悔悟罔有悛心矧又夏臺實我藩輔恍誠旣獻土民是賜而宋人忽聚無名之師輒行侵擾之事

因其告援遂降朝旨移文解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爲依
應反云夏人納欵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國且料
不無曲意姑行順從夏人已爲周至自今不煩干預自當以
道理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浹羣邦宋夏兩國各蒙其賜
所與之地裁之在我肯致曲私以爲周至豈其詭詐侮慢昧
于道理不爲稟從如此之甚斯則非止侵夌夏國實關不懼
朝廷加以肆行苛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張紀綱弛紊淫詞遍
野虚器盈庭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
塞路多端巧細聚斂無度役使百倍比屋一空天厭其德民
不聊生尙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已遂奉聖詔伐罪弔民亦許
夏國相應進討趙主才聞近舉遽奔淮甸嗣子繼立聲言內

禪引以父咎哀泣求和願割三鎮復尋舊好特爲矜慈遂其
所請再修盟誓一同父約無何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官軍才
退援衆繼集密敕邊臣冀令堅守父雖無道情有可矜悔過
而去其位子復背盟理無可恕覆車而不改轍以故再奉嚴
命重伸弔伐去冬諸路兵馬才到城下累遣使人尚冀悛改
皆蔽而不通至閏月二十五日城破二十九日少主出降上
表待罪尋具申奏奉聖旨先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
去年有問罪之舉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
旣而不改前跡變渝愈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
京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禮況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
社稷傾覆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旣服罪宜從誓約宋之舊

封頗亦廣袤旣爲我有理宜混一然念所舉止爲弔伐本非
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屏藩以主玆土趙氏宗人不預此議
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者其宋之道君少主后妃已下並已
北遷及委前宋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孫傳等狀竊以本國前日將相多上皇時用事誤國之
人自嗣君卽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竄將帥率皆敗亡
之餘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
賢若舉于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
戴兼祖宗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恐生變亂非所
以稱皇帝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
惟恩德有歸城中方外卽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卽

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爲藩屏傳等不勝痛切隕越之至尋以趙氏父子不守信誓爲罪之深將所以必廢趙氏之意往復再三乃云在京必無其人乞於軍前選立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者行府會驗本官乃去年同康王出質者也既許尋舊好之後少主竊發精兵夜犯營寨官兵接戰即時破滅以其敗盟遂圍京城將臨進攻本官哀泣泥首曰〇此字依吳本補某身爲宰執出質軍前不意犯于不虞罪當萬死然少主莅事日淺蓋緣姦臣所誤且乞緩其攻擊因遣使詰之少主趨迎使人泣而謝罪乃至和成洎從軍北行河北州縣或有不降每欲進擊必自哀求往往有可愍之意及重兵再舉又乞遣使理會雖威之以鋒刃不之避也

欲引而南進曰豈有大臣躬親出質不能戢兵以致交惡而同敵人忍覩其伐主也我頭可斷我身不可去破城之日驛召而至語及廢國之際號泣擗踊涕泗交流告乞再造既見不容或以腦觸柱或以首投地幾至自絶乃知忠孝剛毅出于其倫忽聞共戴果謂此人則得其人也然恐難奪其志洎在京百官差到翰林學士承旨吳幵翰林學士莫儔賫狀勸請曰〇此字依吳本補 切聞建邦設都必立君長制國御俗允賴仁賢恭以大金皇帝道奉三無化包九有不以混一中外爲己私念專用全活生靈爲國大恩明下詔音曲詢衆議矜從諸夏俾建列藩共推宗公以治國事契勘雖不許存立趙氏既奉詔諭擇立賢人以王茲土則于國于民爲幸亦已深矣〇此

下原有不可告立趙武六字依吳本刪

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衆美碩德偉望早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每勤勞於三事敢望以蒼生爲憂而不以細行自飭以機政爲慮而不以固避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恩下副國人推戴爲主之念又別有狀申行府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請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別有勸請文字竊恐猶有辭讓伏望元帥府更賜敦諭本官早從輿望尋請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侍中等同詣具道其由勃然奮怒曰國雖將破在臣子之分豈容聞此事由先有防備不獲自絕然而閉目掩耳背立假寐終不爲聽但罵文武官寮曰以諸公畏於兵威置我叛亂之罪寧甘死於此不可活於彼以取後世簒奪之名

也然行府以軍國務重不可久曠尋錄申奏今降到寶冊持節備禮以璽綬冊命爲皇帝以撫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其間志氣屹然不動雖多方勉諭以事在已然雖死無濟何如就冊用拯生靈猶不下飲食累日幾至滅性遂擁迫入城乃有在京官寮僧道耆老軍民共集勸請直至今月七日方受

合行曉諭須議指揮

京畿路　京西路　南路　北路

京東路　東路　西路　陝西路

鄜延路　環慶路　秦鳳路　熙河路

京兆路　河北東路　淮南東路　西路

右下逐處各可照驗應宋之舊臣或作藩鎭並事新君軍國之務事無大小一切聽其處分敢有違誤或妄稱恩舊輒有動衆以擾軍民不獲安業者即是叛命之人夫趙氏累世之君也猶以失道假手于我今大楚皇帝推戴儻有拒命雖有愛惜生靈勸懲之義當在必行則玉石俱焚豈能無之宜所在曉悉此意一切並聽節制以副聖旨撫綏安寧之意仍仰就便指揮曉告所轄合干去處知悉具依准施行狀申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與楚計會陝西地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勘會准降到大

楚皇帝冊文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并當府所奉宣命楚夏封界就便從長分畫施行者今議定東自麟府路洛陽溝東底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大谷米谷開光堡臨夏城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殄羌寨（一）按吳本此下有盧關川三字後篇同杏子堡鵶鴿谷萬全寨木場口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麥川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歸堡定戎堡臥山臺興平城巢寨谷曙雞嶺寨泰市川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賀羅川賀羅口板井口通關堡古蕭關秋山堡綏戎堡鍬钁川口中路堡（二）按吳本此下有鍬钁川堡四字後篇同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亂山子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抵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

西邊以限楚夏之封所有界至如或指定地名城堡處所內有出入懸邈者相度地勢各容接連兩相從便分畫布此悃悰冀為孚察專奉書陳達不宜謹白

楚回書 按此書標目原本脫去今補入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比遣使指申諭夏疆已附致於悃誠復勤書于誨示恭聞宣命俾分畫之從長茲奉令慈指地名而開示東自麟府路洛陽溝東底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大谷米谷開光堡臨夏城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殄羌寨杏子堡鵶鴿谷萬全寨木場日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麥川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歸堡定戎堡臥山臺與

平城巢寨谷曙雞嶺寨奏市川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賀羅川賀羅口板井口通關堡古蕭關秋山堡綏戎堡鍬钁川口中路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亂山子北谷川秦鳳路通懐堡打乘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抵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煕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其間懸邈各許相度其宜以至接連兩相從便已具遵於定議富即接於仟圖其或未安倘容再禀仰祈英覽洞照微衷謹奉書復不宣謹白

與楚減免銀絹錢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會驗宋時除依遼國舊例歲輸銀絹五十萬兩疋外别納錢一百萬貫初以代燕

地所出今若依例輸納且念地既分割民有凋弊特免錢一百萬貫減放銀絹二十萬兩疋每年只議納三十萬兩疋銀絹各半其數亦依舊例交割布此悃悰冀為照察專奉陳達不宣謹白

楚謝減銀絹錢書

天會五年四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重勤書誨〇按原本誨作悔今以意改 祇荷令慈惟前朝之所輸准定數而有例俯念地土割裂之後方當人民凋弊之餘曲賜寬矜悉從蠲免特免錢一百萬貫外減放銀絹二十萬兩疋每年只議納三十萬兩疋銀絹各半其數一依舊例交割所蒙指諭悉已遵承其于感戴之心難盡敷陳之素仰惟聰哲

深亮悃誠謹奉書陳復不宣謹白

楚回書

天會五年四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祇領華緘具欽隆指城破不取已歸全度之仁軍賞姑停載荷哀矜之賜以至蠲免歲納之數悉繫始終恩顧之私惟頂踵之所蒙雖膚髮而可割所有三十萬兩疋纔候措置就緒請依令旨排辦伏祈英亮垂鑒卑悰謹奉書陳復不宣謹白

元帥右監軍與楚書

大會五年七月日元帥府右監軍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昨者宋人不幸趙氏敗盟由此出師至於國都乃廢宋而造

楚本以示懲勸于後來者也班師之日定約具存貴心腹以相知凡事爲而必違距今累月曾無一音緬想其間不知何似所約陜西之地以屬夏國之疆頃被彼人請分茲土伏冀早爲割畫用副悃誠睽違去此既遥動靜於兹未悉回復之際次第相聞商氣方淸願膺繁祉今差朝散大夫少府少監飛騎尉原闕二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紫金魚袋牛慶昌六宅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待御史雲騎尉樂詵尊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康王與帥府通問按此係金守邊人録白康王書申帥府文字標目似誤

今月十九日准黃河南岸遣過兵士丁俊馬立等二人賫到稱大宋皇帝奉使國相元帥通問所牒封當府照到來牒上

題寫大宋二字尋與都統所同共商量爲國號不同不敢收
留已回牒却於元差來人取賫回及已具申稟元帥府施行
候奉到指揮別行牒去訖今錄白通問所元賫公文粘連在
前須至申覆者
右謹如前伏乞元帥府照驗施行
天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康王書

建炎元年六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帳前葢
聞天屬所繫遇患相收鄰國之交行道爲福輒披哀懇用徹
聰聞顧大義之當然宜高懷之洞照痛念本國遠通貫朝原
其浮海之初各有誓山之志事有可恨謀因不臧一變歡盟

重羅禍故興言及此雖悔何追昨爲將命之行深冀接辭之
幸取道偶異有懷弗宣逮提人衛之師承奉再和之詔初謂
登陴而不下荷德何言終聞舉族以偕行措躬無地便欲自
投於死所莫能終拂於輿情繼體非心抆泪盈握早夜以思
投告無所乃惟博達必照幾微天有常理不多上人者蓋識
消息盈虛之數天無私覆非大無道者皆有扶持安全之心
諒國相元帥特擴大度深矜至衷賫二帝之南還擇六宮而
偕行無留宗族併返官聯上承天地好生之心俯慰黎元願
息之意倘施恩之出此宜圖報之何如四海流聞必服柔而
慕德上穹降鑒亦眷佑以垂休茲惟治國之遠圖不特沖人
之私幸炎蒸在候調護惟宜所有二帝諸后問安表牋併望

指揮即令通達許人進見以慰覔覔瞻慕之心有少禮物具
如别幅謹白

回康王書

天會五年十月四日元帥右監軍右都監同致書于前宋康
王閤下且以亡宋累違誓約故前年有城下之盟洎成之後
不務遵奉反圖不軌雖使悔之終無悛改故今年有滅國之
舉汴人既與執迷理宜夷戮而登城不下擇立賢人蓋以罪
有所歸肯多上人而違安全之心乎至於告諭諸路不許復
思趙氏亦使後世爲人上者忺於盟信不敢放縱以爲深戒
豈是已甚耶今閤下身既脱網亦合守分輒敢竊入汴邑僭
稱王號遣使詣府一無遜辭反求父兄宗親官聯而陰遣軍

兵頻來戰鬬詳味其意全無追悔父兄之誤特有以力抗拒之心況朝廷所立大楚皇帝不言所在之處帥府議定割與夏國陝西諸路之地有無已未依從難議允聽今因人使回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伐康王曉告諸路文字

元帥府勘會昨爲宋人不守恩義反圖不軌故天會三年初有問罪之辭趙佶以前非罪已棄位奔逃嗣子桓幸釁稱君哀鳴請命割其三府復講舊歡既而誓墨未乾叛音薦至王師才退賊衆仍集故天會四年復興亡宋之師汴城既克趙氏遂遷原其士民附于昏德各宜誅戮以徇狂迷然朝廷以爲罪既有歸愚民何咎乃立太宰張邦昌爲大楚皇帝以主

斯民此亦朝廷有大造於宋也不期蒼穹降禍汴邑更端推戴趙構妄稱興復阻絕津路敢肆窮兵遂使武士死於鋒刃塡於溝壑居民苦於流離無有聊生猶自數犯疆埸擾邊民且趙構雖係亡宋之餘是亦匹夫非衆人共迷無由自立此無知之構飾巧端肇亂人心亦惑於巧說以致于此是知罪亦係于興人故復承嚴令重申大伐純領重兵諸路齊進趙佶嘗誇本朝幅員萬里居民散漫蓋以朝廷裂全燕益其國縱常勝增其力此其所以恃賴已甚貪求無厭反圖不軌之由也全燕常勝皆復歸化外并晉之地古謂雄藩趙魏之民舊稱富庶前此之際尚不能禦悉爲我有況又關西隴右亦云驍銳別有圖謀之計趙氏之所恃者汴洛殘民而已其

餘不可言也以我雄師何往不獲期在必克指日定亂此非
威脅人所共知若趙構曉悉此意親詣轅門悔罪聽命則使
與父兄圓聚復立大楚而已如張氏已遭鴆毒則別擇賢人
使斯民有主而已秋毫無犯若或仍敢恣狂終無悛悟即許
所在士民僧道齊心擒送以靖國難若亦不慎去就稍拒官
軍不即擒送及不住擾亂新邊即是以迷固迷與亂同道自
取塗炭罪宜不宥累年征討定無蘇息今特曉告須議指揮
右下應係亡宋諸路州府軍縣官僚僧道耆老軍人百姓可
各照會審擇長計無招後悔付逐處准此
天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差劉豫節制諸路總管安撫曉告諸處文字

趙氏自結義本朝屢違誓約重犯罪愆故於天會三年興兵問罪父佶既走子嗣哀鳴求好復立嚴誓要諸天地質諸神明其于委細一如父約豈謂官軍才退子戾甚前故於天會四年復舉師旅廢滅趙氏汴人既附昏德復抗官軍亦宜按以軍令原其罪本已有所歸並蒙寬宥重念斯民本朝既不貪土又不可以久無主仍委亡宋臣僚選舉道德隆懋堪爲人主者咸薦張氏綽有人望克茲重任立爲大楚皇帝繼主其民朝廷推亡固存之義不謂不深不期趙氏遺孽竄在郊遠在彼僭謀不軌輒行廢立故自天會五年又舉大兵擒捕興復所有趙氏本末罪狀已具曉諭今緣逆賊逃在江浙比候上秋再舉暫就涼陘勘會南民久習澆訛雖丁寧說諭尙

多違背況亡宋諸路前後攻降撫定除陝西行府別有措置外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并河北州府不少比至擒獲趙構別立新主以來若不依行府已奉便宜行事宣旨選擇幹事官員主領亦慮相次又破僞賊暗竊連合妄起事端枉遭禍敗須議指揮右下知濟南府劉豫可知東平府事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大名開德府濮博濱棣滄德州亦在節制凡諸事體且循宋舊例其徭役賦斂會驗宋時特係煩酷速宜就長規計務從民便至於獄訟亦要寬簡刑罰臨事制宜勿拘常法其有未經納款州府軍縣仰差人具說禍福利害招攜歸業免於將來再舉枉遭驚懼其間若有勞效一心歸順公務幹辦者無問士庶並依宋時例

格椿擬合補資級就便出給公據候立新君別給正行付身所有安撫司職分合得請俸并本司合用司吏公使人力著依京東西路安撫司已設置人數分例或有今來事體比舊重大約量添置吏於民間疾苦特行減損亦自從宜畫定行府吏慮諸路州府猶有執迷不從或輙叛亂已留重兵分屯衝要處所仍摘留元帥左監軍分司在此從宜措置施行若有如上事理本司力難克制仰計會申覆左監軍取候指揮若諸州縣職員內有見闕或不任職事至於計運勸農等事須至設官卽許便行差塡替換旋報監軍照驗不得有違慢易并下揚眞楚泗泰沂海徐濱棣滄德博淄靑恩淸等州襲慶東平開德大名等府睢陽高郵天長等軍可照驗並聽安

撫使司節制不得有違付逐處准此

天會七年二月日

天會四年冬元帥伐宋師次高平先遣烏凌噶思謀天使入汴致書至五年二月六日廢宋少主桓爲庶人實錄宋中書舍人孫覿撰

天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自太原進兵次澤州十七日至高平遣使烏凌噶思謀致書宋少主以興師問罪之意議欲割河爲界俾分遣大臣詔諭河東北兩路兵民交割仍先具凡所聽命不違國書還報烏凌噶思謀卽日馳馬上道十九日渡河河上守卒無一人在者聞天軍至悉散去矣所過居民藉藉有語往往瞋目相

視間闕數百里二十日次汴都忽遇南軍數百騎圍之數重
城門閉不得入日已夕詔開順天門館於都亭驛越一日入
見崇政殿跪致書具申諭書意并欲干戾人蔡京童貫王黼
李綱吳敏陳遘詹度馬擴張孝純家屬等九人執赴軍前宋
主即日報書引咎自責祈請備至遣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
樞密院事聶昌持詔分畫兩河四十四州軍詔意大抵謂爲
人父母豈忍爲此葢不獲已苟全汝生猶吾民也勿懷顧望
抵晩陛辭復令騎吏數百護送出關宿瓊林苑軍士相聚謗
罵通夕不敢寐遲明遂行約二十六日次河陽遇元帥遂引
兵而南河流淺涸不用船筏策騎而渡閏十一月二日駐汴
之青城三日復遣烏凌噶思謀同借保靜軍節度使蕭慶借

司農少卿楊貞幹致書欲畫河內州郡幷前次使人所索宮
吏漏落之數如蔡攸徐處仁王安中李彌大劉韐折彥實折
可求呂仲王稟及趙艮嗣蔡靖高世由范直方滕茂實李嗣
本家屬幷約少主出城會盟以示大信烏凌噶思謀持書扣
城城上皆持滿相向遂駐射又策馬前諭使旨復投矢石見
拒薄暮傳詔繼而止舍都亭驛七日入見崇政殿致書八日
得旨詔都堂與三省長官何㮚等集議報書第言始割三鎮
餉遣馮澥李若水如約復議畫河又遣耿南仲聶昌分詣而
會盟不從九日陛辭出安上門復命十四日又遣烏凌噶思
謀致書云使還少主以會盟爲疑可遣右僕射何㮚赴軍前
計議而以上皇皇弟越王太子爲質翌日烏凌噶思謀病臥

館中不能朝詔中使挾醫馳視十七日得旨乘肩輿入對不拜詔內侍給扶奏事畢免辭謝以皇伯保順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王仕訴同馮澥計議留何㮚不遣訛烏凌噶思謀乘卧輿還報既還止帳中元帥飭遣數醫臨視黎日力疾詣帥府復命以歸二十四日疾有瘳二十五日大軍自南壁登城元帥傳令不得輒下城縱掠二十七日宋少主遣宰相何㮚中書侍郎陳過庭皇弟濟王栩請命二十九日又遣皇叔燕王俁越王偲皇弟鄆王楷景王杞濟王栩祁王模莘王植徐王棣沂王樗和王栻信王榛凡一十一人請命於元帥而不得見第遣皇弟四人還諭少主令速出郊三十日昧爽少主素隊出南薰門大臣侍從親王等從者四百人烏

凌噶思謀傳元帥旨迎勞少主畢遂館伴少主於青城宰執
泣十二月二日少主降服上表稱臣待罪表云長驅萬里遠
勤問罪之師全庇一宗仰戴隆寛之德感恩念咎俯極危衷
臣猥以眇躬奉承大統懵不更事濟以學非昧於知人動成
過舉重煩元帥來攻陋邦三里之城已失藩維之守九廟之
祀幾成煨燼之餘不圖深仁曲假殘息茲蓋伏遇伯大金皇
帝乾坤之德甚溥日月之照無私不怒之威既追蹤於湯武
好生之德且儷美於唐虞弗念一夫之辜特全萬人之命宇
宙載肅宗廟復安文軌既同永託保全之惠雲天在望徒深
向往之誠臣謹奉表稱謝以聞表入復令易服稱謝爲待罪
云焚香贊拜禮畢見元帥於端成殿酒三行烏凌噶思謀復

陪少主入城次南薰門城中官吏軍士父老持香花迎於門內者塡塞道路呼萬歲聲徹數里悲涕交下少主泣涕不止少主還內館烏凌噶思謀於都堂始括馬幾萬疋又出內帑千萬縑犒軍惟金銀表段不能副所須詔開封府尹自府庫洎臣寮戚里大姓之家悉皆蒐取而所得不及百之一少主自是不御殿惟坐祥曦小殿見使人等五年正月九日元帥以書約少主議事使烏凌噶思謀復館伴少主於青城親王位西廡下始取冠冕法服上所尊號玉冊大駕法駕鹵簿五輅副輅九鼎八寶國子監書板三館祕閣四部書太常禮物大成樂舞明堂大內圖以至乘輿服御珍玩之物翰林醫官教坊樂工宮人內侍各以百十數少主日遣使數輩降親札

督責有司輦致軍前二月六日出大金皇帝所降詔廢宋少主素服望闕伏拜受詔大臣親王侍從皆從禮畢還館讀詔云既爲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廢帝抒思良久易衣撤榻乃坐諸王在旁流涕嗚咽元帥卽遣左丞馮澥樞密曹輔入侍廢帝大臣何㮚以下悉散從軍中薄晚元帥傳諭廢帝親筆召太上皇太上皇后妃嬪帝姬以下悉詣軍前翌日太上皇太上皇后鄭氏出城元帥使烏凌噶思謀出迎且辨奸詐卽引入與廢帝同館廢帝詣上皇相持號慟上皇獨毅然不改容曰天之所廢吾其如天何未幾諸王嬪御以下畢至親王二十八人帝姬一十五人皇太子一人諸王男女一十六人元帥日遣使問上皇二后廢帝起居供饋甚厚凡所需用

悉取無禁遣馮澥曹輔出館

遼主耶律延禧降表

臣耶律延禧言今月十八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差蕭僉等賫到文字准奉詔旨招諭者伏念臣祖宗開先順天人而建業子孫傳嗣賴功德以守成奄有大遼權持正統拓土周數萬里享國踰二百年從古以來未之或有迨臣纂紹卽已妄爲恃太平既久之時隳累代常行之法寖行侮易先忤交和輒無名以舉兵望有捷而張勢曲直既顯勝負自分雖黷武之再三會敗績之非一往馳信使永講前歡特蒙天地之恩許結弟兄之睦臣更爲眩惑弗克遵依以是再引干戈重尋釁隙民神共怒智力俱窮寶命既歸神器難守宗廟傾覆

甘承去國之羞骨肉既俘獨作逃生之虜非天時之未識緣已罪之尤深宣諭幸聞宸恩得啖臣自知咎惡猶積兢惶伏望皇帝陛下念上世之舊歡恕愚臣之前過許奉先人之祀留爲亡國之餘則百生荷再造之恩一族感聚居之義謹與見在從官望闕俟罪

遼主謝免罪表

臣延禧言四月八日賚到詔書一道特免臣罪及撫諭仍與西南西北兩路都統貝勒同朝見者豈不自知合被罪盈之責將何以報特蒙望外之恩欣幸越常兢惶失次伏惟皇帝陛下仁洽萬物道配二儀猶推不忍之心靡追既往之咎溫頒天語秩振德音俾底安全特寬罪戾非一身幸免武湯問

罪之威抑舉族均荷唐虞好生之德今專俟都統貝勒等赴
闕同行次

降封遼主爲海濱王詔

敕下大遼皇帝延禧定矣廢興之數雖謂在天迹其榮辱之來無非象德從古以降其事皆然以爾長惡謂之不君積釁至於亡國比讒迕直侮聖矜能烝淫見亂於人倫驕佚不移於本性銅山屬弄臣之寵金穴藏外戚之家對之終日無話言行之當代唯亂政淫刑以逞視妻子如豺狼典禮不修輕人臣如犬馬旋聞中外大紊紀綱朋邪與中正無分優娼共后妃雜處室如懸磬猶能峻宇雕牆人之流離不輟從禽逐獸邦之杌陧民日怨咨方當降罰之時更稔怒鄰之意蕩搖

我邊鄙招納我叛亡爰自先朝以修武事我師直而順動彼勢屈以自摧會于奔北之間輒有和成之請卽爲恩義許結弟兄更引美矣之辭矯示友于之字孽既自作禍從此深骨肉見俘宗祧失守疇昔大勢已謝往銜去國之悲于今後事何爲莫有逃天之計自知窮蹙方以歸投然嘉來意之甚勤其奈罪條之具在既爲天之廢棄又爲民之仇讐加之斧鉞則豈謂無名投諸魑魅則誰云不忍事雖與恕朕固合爲載念取亂覆昏屬兵武有成之績繼絕興廢是國家非常之恩勉降新封止除舊號可封爲海濱王其供帳安置並如典例嗚呼朕循故事無專己以妄爲爾有前非宜撫躬而內省祇復厥命以保乃身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遼主謝封海濱王表

臣延禧言今月七日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一道降封臣爲海濱王者罪當不免誠天下之公言恩反有加見聖人之全度事來望外喜出憂中伏念臣粤自祖宗肇有社稷山河固國開數萬里之提封功德浹民享二百年之福祿迨臣繼統之後昧於守成之難矜得太平作爲多罪先絕鄰好輒造釁端遂出無名之師果爲有德者勝未更十載併失五都左右以之離心中外以之解體漸及窘迫旋至播遷大寶已歸神器安在朝夕莫保骨肉見離伶俜一身棲苦萬狀昔兵連怨結幾年忤先帝之心今勢盡力窮何計逃吾君之手伏承皇帝陛下具依遺旨明諭聖言許臣不死之恩恕臣既往之咎故

當遵聽是卽歸懷今則先廟告成中宸賜見袤兢失魄慚汗何顏卽加斧鉞之誅正爲當罪如投魑魅之處非不甘心豈期遽易刑章曲從禮典所幸得全性命敢希天上之恩何期不伍公侯更賜日中之號此葢皇帝陛下大明徧照至德兼容取亂侮亡仗殷周之義繼絕興滅推唐虞之仁以致此身得承先祀倘九廟之靈不昧亦知感恩況百口之屬更生何忘報德

郭藥師拜降表 ○按吳本篇首有天會四年正月六字

相時而動動止固本之有常順天者存存亡寧可以不察事屬已定八難執迷伏惟皇帝陛下祇奉先猷紹隆正統皇天所以假手而誅亂生民所以延頸而徯蘇臣等素提一旅之

師旋屬百六之運自秦晉之捐代洎文后之擅權政教皆失其紀綱恩威不行於咫尺十家欲叛者八九一日將死者再三在亡遼無可事之君顧大金有難歸之路故卒萬兵而附漢然嘗三載以撫燕宋主載嘉奏官是子念曾感一食之惠尙思捐七尺之軀故窮捍禦之勞無圖報答之效戰卒既寡餘力何施矧知上帝之是依敢思困獸之猶鬭豈一身之是惜念百姓之無辜頃者東征雖會雷霆之敢犯今爲北面尙期天地之有容臣等謹以全燕文武官吏將校并馬步甲兵十萬及係官斛粟錢帛諸物等謹陳表上進以聞

賀宋畫河請和表 天會五年正月知樞密事劉彥宗上表○此註依吳本補

我伐用張果獲師中之吉罪人所得旋爲道左之降凡預見

聞孰不呼舉竊惟有宋昔謂殊鄰始馳一介而來講兩朝
之好推誠以待背德不恭乃交陰結於平山既渝海上之約
厥子不割我三鎮又愆城下之盟殆惡貫之既盈蹈覆車而
不戒聖算先定天兵載揚以蟻蟲蚊蚋之屯戰貔虎熊羆之
士且天助者順人助者信既弗履行雖城非不高池非不深
詎能固守彼衆狼狽而失據我軍奮躍以登陴夷門之火始
然汴河之水皆沸臣主無捐軀之所社稷有累卵之危問使
絡繹以求哀諸弟涕洟而拜叩申致畫河之請敢逃割地之
誅且能修臣子之極恭惟所命合是用存朝廷之大體不即
滅亡已昭討叛之刑又著服柔之義金鼓一動威德兩全此
蓋皇帝陛下旋乾轉坤開日闢月逍遙游息而廣土以定共

揖指顧而大事聿成巍巍武功高冠百王之上煌煌國步獨尊六合之間臣叨處鼎司出提兵馬逢千年之會徒共快於斯時奉萬壽之觴恨阻陪於列辟

皇弟子木班貝勒杲等賀俘宋主表天會五年正月。此注依吳本補

伏覩破汴俘獲宋主者釁生鄰國宜我伐之用張佑自皇天果罪人之斯得照臨之下忭舞攸同切以天棄宋邦運終趙氏爲鄰數載取怒兩朝信則背先帝之恩違渝海上之約桓則負我皇之義又違城下之盟惟父子之罪同條故神人之心共棄既爲所俘必訖于亡王旅嘽嘽往專求於首惡虎臣矯矯思亟奏於膚功羽檄旁飛神旗南指郡縣繼下城壁俱摧全軍徑濟於黃河王氣潛消於赤縣堅甲利兵固資義勝

高城深壘其如德何自知天網以難逃俱詣軍門而請罪望
闕虔籲天之請在郊展銜璧之儀願上版圖乞爲臣屬獲諸
殷紂武王自誓於商郊繼彼秦嬰高祖親營於灞上未如聖
代專委帥臣去年獲遼國之君遥聞捷報今日俘汴都之主
坐聽降音不出戸庭克平海宇此蓋皇帝陛下神謀獨運廟
算無遺甫踰再稔之間繼有非常之事告成先廟振不墜之
英風傳報諸侯聳無敵之彊勢六合之內罔不服千古以來
未之有如臣等叨備宰司獲承聖略媿無裨贊徒幸遭逢元
會在辰式集四方之賀愚誠歸美敢揚萬壽之休

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元望賀俘宋主表

臣等奉詔伐宋屢克城邑繼至汴京閏月二十五日克汴三

十日宋主趙桓出城今月二日卒其諸王百官國人僧道望
闕稽首跪上降表者稔惡弗悛自難逃於天網得道多助孰
敢抗於王師惟宋當八世之承平恃百年之儲積內有甲兵
之備外無邊境之虞以其隔大海之遙未嘗通先朝之問太
祖大聖皇帝誕膺歷數肇造邦家彼乃密修浮海之勤懇致
復燕之請輒憑一介遂割兩京曾未立於歲時已遽忘於恩
造動搖我封部招納我叛亡皇帝陛下以生靈爲心擴乾坤
之量但令理辨曲示含容迄無意於改圖方興師而問罪佶
則倉皇而遜位桓惟哀泣以求存議割三府之疆請復兩朝
之好豈意我師甫退信誓又渝玆益重於前愆累再煩於天
討益憑成算以底全功遂令繼世之君俱爲亡國之虜威靈

遐暢文軌大同臣等出分閫外之憂坐獲師中之吉躬齊五伐不勞伏鉞於商郊仰祝萬年願效奉觴於漢殿

降封昏德公詔天會六年八月太宗皇帝實錄內錄到

制詔信曰王者有國當親仁而善鄰神明在天可忘惠而背義以爾頃為宋主請好先皇始通海上之盟求復山前之壤因嘉懇切曾示允俞雖未夾擊以助成終以一言而割錫星霜未變釁隙已生恃邪佞為腹心納叛亡為牙爪招平山之逆黨害我大臣違先帝之誓言悋諸歲幣更邀回其戶口惟巧尚于詭辭禍從此開孽因自作神人以之激怒天地以之不容獨斷既行諸道並進往馳戎旅收萬里以無遺直抵京畿豈一城之可守旋聞巢穴俱致崩分大勢既以云亡舉族

因而見獲悲銜去國計莫逃天雖云忍致其刑章無奈已盈於罪貫更欲與赦其如理何載念與其底怒以加誅或傷至化曷若好生而惡殺別示優恩乃降新封用遵舊制可封為昏德公其供給安置並如典禮嗚呼事蓋稽於往古曾不妄為過惟在于爾躬切宜循省祇服朕命可保諸身

降封重昏侯詔

制詔桓曰視頹網以弗張維何以舉循覆轍而靡改載戒爾輸惟乃父之不君忘我朝之大造嚮因傳位冀必改圖且無悔禍之心翻稔欺天之惡作為多罪矜恃姦謀背城下之大恩不割三鎮搆軍前之二使潛發尺書自孽難逃我伐再舉兵士奮威而南指將臣邀怒以前驅壁壘俱摧郡縣繼下視

幷惟存乎茅經渡河無假於葦航豈不自知徒嬰城守果爲
我獲出詣軍前尋敕帥臣使趨朝陛罪誠無赦當與正於刑
名德貴有容特優加於恩禮用循故事俯降新封可封爲重
昏侯其供給安置並如典禮嗚呼積釁自於汝躬其誰可怨
降罰本乎天意豈朕妄爲宜省前非敬服厥命

昏德公表 天會七年八日

臣佶伏奉宣命召臣女六人賜內族爲婦具表稱謝伏蒙聖
恩賜敕書獎諭者仰勤睿眷曲念孤蹤察流寓之可憐俾宗
藩之有托伏念臣棲遲一已黽勉四遷顧齒髮以俱衰指川
途而正邈獲居內地罔間流言得攀若木之枝少慰桑榆之
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擴二儀之量孚九有之私憫獨夫所

守於偷安辨衆情免涉於疑似臣敢不誓堅晚節力報深仁儻伏臘稍至於蕭條賴葭莩必濟乎窘乏之尙祈鴻造俯鑒丹衷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謝表 昏德公重昏侯經過詔詔遣使館之賜以幣帛酒食仍許其諸女相見昏德公上表謝

天恩下逮已失秋氣之寒父子相歡頓覺春光之暖遠沐絲綸之厚仍蒙縑繐之頒感涕何言驚惶無地竊以臣舉家萬指流寓三年每憂糊口之難忽有聯親之喜方虞李子之敝誰憐范叔之寒旣冒寵榮愈加驚悸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唐仁及物舜孝臨人故此冥頑曲蒙保衛天階咫尺無緣一望於清光短艇飄飖自此回瞻於魏闕

重昏侯謝表

暫留內殿忽奉王言特許手足之相歡更被絲綸之厚賜喜驚交至恩旨非常伏念臣稟性冥頑賦質忠實負邱山之罪天意曲全聯瓜葛之親聖恩隆大方念無衣之卒歲遽欣挾纊之如春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仁恕及人勞謙損己雖天地有無私之覆載而父母有至誠之愛憐念報德之何時懷此心而未已

昏德公表

臣佶言伏蒙宣命差官館伴臣赴和囉噶路安置於今月二日到彼居住者曲照煩言止從近徙仍敦姻好尚賜深憐大造難酬撫躬知幸竊念臣舉家萬指流寓連年自惟譴咎之深常務省循之效神明可質詎敢及於匪圖天地無私遂得

安於愚分驚濤千里顛躓百端幸復保於桑榆僅免葬於魚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垂邱山之厚德擴日月之大明非風波而可移亦浸潤而不受回瞻象闕拜渥澤以馳心仰戴龍光感孤情而出涕

冊大齊皇帝文

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己私職在牧民乃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既以殄罪位號宜乎授能乃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秉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既掃區宇式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豈意天方肇亂自啟釁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招集姦慝擾亂

邊陲肆朕纂承仰承先志姑存大體式示涵容乃復赦匿逋
逃夸大疆域肆其貪狠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
賜之疆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莫聽從巧爲辭拒爰命將
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終然莫改偏師傅汴首惡奔淮嗣子
哀鳴請復歡好地畫三鎭誓卜萬年凡有質要悉同父約既
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纔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
人使陰搆事端以致再遣師徒詰玆敗約又起畫河之議復
成綴戰之謀既昧明神乃昭聖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併
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張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
宋舊服庶能爲國當共息民不料懦夫難勝重任妄爲推讓
反陷誅鋤如搆者宋國罪餘趙氏遺孽家乏孝友國少忠勤

銜命出和己作濟身之計提師入衛反爲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爲俘虜事雖難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稱僭號心之幸禍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比聞遠竄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亂於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中奉大夫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東平府事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顧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哀撥亂之謀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

事則櫜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寢不急之務徵遺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蟊螟神人以和上下恊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卽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某官高慶裔副官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錫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無忽朕命

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冊文首尙有維天會八年
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二十字

劉蜀王進封曹王制

制曰嚴寶冊以薦鴻名既俯從於衆欲布恩書以敷惠澤宜

大渙於羣生眷子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肆頒明命孚告
洽朝蜀王劉豫敦大而直方高明而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
强諫聞於時頃在東州以智略英資長於衆八年享國一節
事君審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惟義視去位如脫屣以還朝
爲登仙向之富國强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知命豈得
喪而能移爰因慶賞之行益示褒榮之典胙以陶邱之土昌
其井絡之封於戲列土以建侯邦誓已堅於帶礪盡忠以藩
帝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龍光永綏福祿可進封曹王食邑
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曹王劉豫謝表

禮成大冊澤霈普天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於舊物望闕拜

命闔門感恩臣豫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念臣昔仕本朝粗歷宦要昧方柄圜鑿之理竭徙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亡有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以箕子而來歸試用微能爰升大位辭不獲已報當若何承積年殘毀有餘凡百事艱難極甚闘寇賊以置朝市披荆棘而創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挫敵讐損己便人以招集散徙忘寢忘食必躬必親培廣業之惟勤庶大恩之不玷俄知廢罷之議愈盡措畫之心要先時成績於斯邦覬後日受知於上國至聞混一之義不待再三之言卽隨使人往受宣命素所措備復何遲疑八年辛苦以經管兩手歡欣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尤感鴻恩自得清閒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捧讀於訓辭若

恭聽於睿語温其如玉暖然如春星斗輝輝麗窈然之天道典謨渾渾顯大哉之王言徽軫巽下之焦桐青黄溝中之斷木光生懸磬之室榮張設羅之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奉三無仁鈞九有敬識百辟之亭獨觀萬化之原有功而必見知無棄而常善救遂合窮悴得賴褒嘉臣敢不守靜致虛安時處順何以效涓埃之報惟不爲名器之羞

大金弔伐錄卷四終

大金弔伐錄跋

大金弔伐錄張氏據超然堂吳氏本刊入墨海僅分上下二卷以　文瀾閣本校之上卷正月十四日回奏宋主中脫所承誓旨下三百三十字宋主致謝書別幅細色并雜物下錯簡在宋少主與左副元帥報和書後宋少主新立誓書脫去首尾僅存招納叛亡下四百三十九字亦錯簡在宋少主報和書中遂并新立誓書篇題脫去宋少主報和書兩朝和好下別爲一篇題又白劄子下卷孫傳等乞立趙氏第四狀傳等無任哀痛下五十九字移置第五狀末而第四狀無結文其依准製造迎接等事狀全篇脫去其餘字句脫誤不可枚舉

伏讀

四庫全書提要知此書世無刊本僅從永樂大典錄出不知吳本又何自來也今遵

閣本付梓而吳本義可兩通者仍分注於下其謬誤顯然者概置不論明初去金未遠所據多舊刊本較吳本爲得其眞云靖康之禍實由宋人招納叛亡自開邊釁加以承平日久文恬武嬉議戰議和幾等道傍築舍卒至二帝北行康王南渡足爲千古烱戒此書原始要終備存舊牘足差証史[illegible]又得一固考古者所不廢也錫之識